四書述

論十五之二十

漢書門
八五九九 號
一 函
六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五九九 號
一二 冊
二七七 函
一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99
冊數 12 (6)
函號 277 133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所宜先夫子往來於衛爲日最久所以啓告公者亦已詳矣乃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故對以未學而去之

穎濱蘇氏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景公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衛靈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知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儆之以其所不知而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勉齋黃氏曰〉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乃對衛靈公以軍旅未學答孔文子以甲兵未學大槩軍甲非衛所急也〈蔡虛齋曰〉靈公大病全錯在禮教上故對以爼豆分明救時致誠倘公能悟豈有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金𤦺山曰〉孔子去衛適曹宋宋遭匡人之難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絶糧只是無上下之交耳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

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葢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忘而小人失其守也

〈胡氏曰〉當行而行不計其後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爲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

〈徐勿齋曰〉靈公問陳孔子之所拒子路之所喜也倘孔子以軍旅投則子路遂其三軍之志又安有慍見之色夫曰窮莫窮於軍旅富莫富於爼豆葢軍旅用則孤人之子寡人之婦窮在天下國家更甚惟爼豆用則破斧赤舄可以並行敬義鷹揚可以並發正一片救時深心惜靈公不知復問故夫子寧身受其窮而明日遂行也

〈金𤦺山曰〉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言身雖困道自通也固窮即此意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朱子曰〕聖人未嘗不博學多識然却在一以貫之今人只博學多識而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徐勿齋曰〕與醒子貢處全在女予二字分別者與二字令之自參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蔡虛齋曰〕卒然之間以多識合於己之所得力故以爲然旋疑夫子豈專用心於外其得力當不在是故曰非與能疑是他將悟處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朱子曰〕子貢致知之功已至。意其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使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夫子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擾。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統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但云予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

〔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指點。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蒙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如門人何謂之問。是子貢亦默契於言下矣

〔蔡虛齋曰〕天下無一人無一貫的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所同也。聖人一貫。不過全此良知。物至即照。隨其千端萬緒。隨取隨得。有一以貫其所不一。不似多識者記得一件。纔識得一件也。子貢徒博。夫子則有約以御博。要之能由格物而至於知至。則多學亦可以造於一貫矣。

〔金邪山曰〕學識是子貢前此從事處。喚賜喚女。又說以予爲。是夫子現身。醒發子貢處。却不遽說一貫。卒乍聞。子貢不暇思索。只舉素所見者承當。旋疑旋問。夫子先將非也二字截住。便明指出一貫與他說。方見從前子貢不但錯認了予。併自家錯認了賜。此子貢所以默然領受而無言也。前後總在本文無字句處看出。聖賢直提虛員語意。顏子博我以文二句及孟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便是此章註腳。要知一貫微有別處。曾子直得聖道之傳。故直從吾道說起。一以貫。貫的是道。子貢知仲尼之學。邇之識大識小之賢。故從學識說來。一。以貫。貫的是學。朱子謂學識後方得到一貫。羅近溪謂要一貫去學識。朱子是有散錢要索子。近溪是有索子尋散錢。同異各別。高下自殊。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覺軒蔡氏曰〕呼子路告以知德之鮮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

〔雙峰饒氏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絶糧便慍見

〔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眞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眞知也夫苟眞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

〔金瑯山曰〕子路兼人無所取裁六是不知由誨女知六言六蔽此云知德無從知處教他德即德之不修的德字知德二字宜連看不可析看劈空呼由直捷喚醒鮮字暗擊子路身上說知德者鮮政欲廸人以知而不絶人於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

〔蔡虛齋曰〕自古德盛遇隆無爲而治者其惟舜與追而摹之彼曾何所作爲哉惟恭己南面而已矣恭己南面分明居其所爲政以德意象不爲之爲也此句雖非無爲之實而益以顯其無爲與堯

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功業文章而已語氣相似不勝仰慕之意
〔金瑯山曰〕無爲與行所無事參看治字不可忽恭己正南面即舜
一段眞精神默運於上不動聲色處如歷試諸艱選賢任職撥亂
反治凡治處皆是無爲非以荒寧爲無爲也無爲而治二句只要
跌出恭己句來夫何爲哉就上文喚起下文恭己須想他與天同
德物無疵厲氣象人見爲恭己舜不自知也首二句都說盡下不
過申上意而已矣却還有形容不盡處與贊堯無名意同狀舜之
心曰不與雖其咨警于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曰無爲雖封
山濬川誅凶舉豈而不可謂之爲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稱舜
無爲而治孟子稱君哉舜豈無所用心一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
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
五百家爲州

〔雙峰饒氏曰〕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凡事詳審不輕發重
厚深沉是篤凡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是敬告以如此則行如彼
則不行論理之辭下方教以下手工夫
〔朱子曰〕篤有厚重深沉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意忠如口裏如
此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信是口裏如此說却不如此做是不信忠
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
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見於目忠信篤敬吾
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
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
行矣夫然後行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
〔蔡虛齋曰〕忠信則信必由衷斯誠能動物篤敬則敬極其至斯奏

假無言。此。心。相。通。處。便。是。行。
雙巖金子曰州里亦是借境見得舉足盡爲迷途跬步悉非順境與正墻面而立同意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朱子曰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個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

究無間曰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三字宜玩必如此然後行不如此便不可行此正是教他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熟後工夫之妙滾滾不離常在目前若把忠信篤敬眼眼窺著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金耶山曰此心與天下相通處便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誠敬爲本工夫全在實地去做信曰忠信敬曰篤敬信必忠而後無言不信敬必篤而後無行不敬忠就貫在信裏面篤就貫在敬裏面但氏云篤自篤敬自敬掌引云篤不離敬則不苟皆分作四項非也

言如此此則行不如此則不行只是論個理參前二句方是工夫言此心不忘敬信觸處提醒即太甲顧諟之義一語便見須臾不離意近不見州里遠不見蠻貊只見吾立之前吾輿之前無言行而非敬信這便是信之忠敬之篤則行之天下皆吾前之境衡之境一般夫然後行就在參倚時行不必推向後一步猶言如此方行非先後之後行可易言哉言外見不如此即難行意書紳亦是效參倚的意思然欲由象識心亦是反身機括張子部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卜區區何必更書紳遂有云參倚見裡無見無所不見書紳見表有見有不見之說者然俱不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然夫子只是賢二子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

〔金梅巖曰〕二節只宜開說因史魚伯玉當時所處分義各有當然處故論次如此不可將史魚來形容伯玉硬分軒輊集註圈外楊氏一條便似專取伯玉直哉一節乃譏史魚不能免亂又朱子云直固好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俱非夫子本旨

〔金瑯山曰〕史魚伯玉一成為直臣一不失為君子此是二大夫合傳龍門書法本此衛自獻至靈大抵皆無道之世無道而如矢必無事之時而有道操持有守可知伯玉周旋四朝大抵皆仕之日

無道之時。如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是卷懷處。平平敘列。不分優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金瑯山曰〕只泛就與人說。不專主施教說。知者無失。總是先知得人的可與不可與。言不言各有權度不爽處。知者。二字。最重。蒙引云用功不在語默上。在知人上。知人尤在居敬窮理。最是。看本文亦字。言不言皆當可重不失人邊者非。有云言者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言處當重言說亦非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害並去聲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害此。所以成仁者。但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所安者理也。殺身成仁。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是利心。死生是大關節。工夫不全在臨時。學者。須於日用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者也

〔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爲一。仁爲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爲仁。仁人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爲之

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

〔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有無二字。一正一反。一氣説兩以字。不要作用力字解。成仁與取義有別。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個是。則一而已。蓋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金瑯山曰〕志士仁人不平對。志士有志之士。士惟志於仁。害仁便是不仁。成仁乃完此志。殺身是從盡處説。言自古皆有死。臨死生大節處。自然死得恰好。方是成仁。觀下文只説仁字。只承上並説殺身成仁可見。仁不專於死。有不殺身而成仁者。回之何敢死是也。有不求生而害仁者。召忽之死是也。只審是與不是。是處方是仁。非取必於殺身也。但無求生之心。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必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輕死。俱不足言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也。

〔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其所以為仁者力矣。

〔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資助也。工欲二字。亦不虛。必先辦了為仁的真心然後仁賢為我益。

〔金瑯山曰〕工欲善事欲字。正答他為字。心無所欲為。必不著力。學者謙冲虛受。自然獲益。事與友不徒在形迹。全是為仁精神相浹洽處。只一意與仁賢磨厲。便不覺悚惕振奮起來。便不容別念頭夾雜在內。便是為仁。不然精神不到。雖日與仁賢遊處。扞格不入

與仁何涉事友須重看

顔淵問爲邦

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此又以告顔子也

朱子曰陽氣進始於黄鍾而其月建子然猶潛地中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所共見者言之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曆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夏之正與其令之善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顔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雙峰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方用日中

〔徐勿齋曰〕商周曆數分而爲二。夏時曆數合而爲一。
〔馮留仙曰〕人生於寅、時之正序從春始、令之善。行者審天時以定
人事。凡政事所出、俱
協盈虛消息之義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
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
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
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爲
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
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過侈歟。
〔馮留仙曰〕樸素渾堅等威已辨乘者、同天下之軌、天下以朴。凡制
度所尚。俱得崇質式九圍之思也
〔金瑯山曰〕王者一代創制。何止輅冕、舉二者以示斟酌之意雖就
天子説起降而諸侯大夫士庶人服器物采。在其中。凡損益取舍
之宜。即此皆可例推。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
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
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朱子曰〕黄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冕之言俛居
高而視卑也、制雖創於古、法莫備於周。殷以前冕制未備或冕以
朝不以祭。故弁冕無等、至周始重冕、卿大夫以上、助祭始得用之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
已。尚書顧命自王以下。至大宗皆麻冕。又冕者五人分立於堂階
等處則冕不止天子用之亦不獨祭用之矣或問周冕之不爲侈

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雖
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馮留仙曰〕元服之尊。文得其中。服者端冕凝旒。想見文武周公之
度而追其郁郁之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馮留仙曰〕惟舜之功德始可以作韶。功德不如舜。即日奏韶無益
也。克復之精。危微之辨也。善勞之泯問察之誠也。

〔金琊山曰〕舜樂所以象舜之成也。今必思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
作樂何以如韶。果得其所以爲韶。即不襲古之韶。是亦韶也。即不
名樂曰韶。不可謂非韶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
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葢三代之制皆因時損
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
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
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
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葢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
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葢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
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葢辨
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淫甚於衛矣獨戒鄭聲而不及衛舉重言也

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

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

馮留仙曰放遠所以清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源也

金瑯山曰天下之感莫如聲與言感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淫者聲調流蕩淫哇不正也殆指佞人心術言顛倒是非最是危險與淫字側看佞人即恣意見工議論泥古反古兩項人害道累治甚大不專指讒佞說蓋此輩最易眩主心亂制度故不可不遠觀孔子惡利口覆邦家可見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惟顏子可以語此故據其大中至正者以告之舉一以例其餘也然又必設戒四者則法可與行而無斁矣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

潛室陳氏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金瑯山曰諸賢皆問爲政顏子獨問爲邦或曰即是天下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是其證也爲邦有大規模禮樂刑政無不具備由王進帝治定功成不可不防微杜漸夫子生平祖述憲章大道爲公益合帝王功德而一之因問爲邦發出此段議論斟酌損益萬世無弊看來顏子此問却有關繫身居陋巷屬念爲邦擔荷重大即此便是萬物一體意思孟子謂禹稷顏子同道易地皆然以此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易於履霜卽曰堅氷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遠近指事變未至爲遠已至爲近不必泥時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遠慮以弭近憂之謂也

〔磐石金子曰〕遠不必千百年凡慮及其憂之未至者卽是遠憂卽在無慮中來卽是近不必指目前凡天下禍幾每乘人精神不到處入居安不慮危危卽生於安處治不慮亂亂卽伏於治必有二字危辭致儆使知善後也

〔金琊山曰〕人字一頓重看蘇氏遠近以地言饒氏時地雙言俱不必佽卽如爲善埀統求爲可繼從升沉倚伏上看得透不徒苟安目前卽是遠若無此良慮可憂卽在此豈不甚近必有緊跟無字來警之最切夫子對子夏欲速見小利節正是此節對照二則字卽是此必有二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金琊山曰〕此已見子罕篇特加已矣乎三字還是儆人好德意大全陳新安云警人意愈切是不必作絕望語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蔡虛齋曰〕凡不當得而有之者曰竊。文仲位大夫。薦賢其本分。乃知賢而不與立。不稱其位。便是竊了。此深譏其蔽賢。非。力誣。其竊位。

〔金瑯山曰〕春秋公族多世爲大夫。魯臧氏展氏。並孝公孫也。政既在臧氏。柳下惠展氏賢者。文仲違之。甚易。尤非與之爲家臣者比也。乃掩其却齊之功。擯其正祀之議。不與以執政之權。併使不得安於士師之位。是謂知其賢而不與立。故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葛屺瞻曰〕躬自厚。不必加一責字。只宜云躬自深厚不浮淺。以令人易議而於人又薄責之耳。

〔金曙谷曰〕學問只有。省躬。一法。不敢以不肖之身。滋指摘之嫌。而不敢以强世之術。開疑畏之端。遠怨。亦是對人言。自已。全無此念。

〔金瑯山曰〕須重反躬自責上。君子非有心避怨。人有怨於我。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寡怨。而後見自修之至。夫子教仲弓以邦家無怨。亦此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曰字。是心口商量語。此就處事說。

〔黃石齋曰〕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三個。必自反。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兩個。如之何。此兩言可爲涉世處事箴。

〔徐勿齋曰〕曰如之何。而事之嘗我者破矣。不曰如之何而我之料事者尚闇。曰如之何而我之與心謀者審矣。不曰如之何而我之與事謀者尚疎。

〔金瑯山曰〕本文曰字。就心裏展轉揣摩區畫處看。非口說而已。若

僅口說雖百千萬遍說個如之何究竟只是空言不曰者正是他心裏不肯揣摩區畫耳末如之何與上兩如之何不同言無可奈何亦不能如何代他區畫也還是儆醒他自己尋求的意思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爲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而又止好行小慧則其爲邪惡傾險之小人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

金華山曰此深著燕朋之戒言不及義二句較飽食無所用心更增却許多病痛行小慧正是不及義處加一好字伏無限機心械事在難矣哉危之之辭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朱子曰義以爲質是應事接物之際先决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節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爲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孫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三之字指事君子之於天下其盡善若此眞個是君子哉

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此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彛之內此義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和氣益焉貞心貫焉皆從性體流出君子不知也此君子以養成者言

袁坤儀曰義是心之所宜君子事事求慊於心便是集義之學質是本質枝幹非一本根不變一切動用皆從此生禮以行是禮在吾心體中特由此以行耳乃由仁義行也集註出之云云乃行仁義也君子哉是贊其德之成非汎論道也

張受先曰四者同出異名析之時措各見君子之條理已備合之渾成無間君子之體段已完

金瑯山曰首末兩君子相呼應首是名稱義是本主禮孫信是用相連疊出方見其用不窮君子哉方成得君子是贊詞亦是指人路頭語義禮孫信在各句之上而以字在下比以約以禮以德不同此袁了凡有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分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雙峯饒氏曰若自以爲有能則不足以爲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此言君子之心非儆戒之辭也

金瑯山曰此節冐君子二字便是說君子之心如此與不患節儆戒之辭有別看患與病宜分曉病是切身之痛須想出君子反躬愧惕意下句足上句不病人不已知正是病無能的意思一有病人不知之心便不能見自家病處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言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

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

齊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

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嘆之沒世而
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王心齋曰〕疾自疾也恐其沒而名不稱故當未沒疾已無可稱若
既沒如何疾得

〔金瑯山曰〕君子不是騖名只緣名可驗實沒世不稱無實可稱也
所疾在實上不專在名上須發君子所以疾之之意此中便有汲
汲求進修處世必有我方成世我必與世有關繫方成我故君子
之所疾疾其自甘沒於世而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
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
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

〔蔡虛齋曰〕求字甚有力與爲字不同如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節此
求字孟子反求之說特求己中一節耳君子看得此己甚大道德
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求諸己小人志在富
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故求諸人

〔金瑯山曰〕凡言己皆教人理會自家事看得己重天下萬事萬物
盛德大業皆在己上爲學實能求己自然見得己大無處非己便
是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處君子見己有餘故一切求諸己小人視
己不足故一切求諸人求己求人精神聚散不同非但名實之謂
也求與爲不同即孟子求在我求在外之意兩求字雖同却起念
處甚不同一在己一在人也己與人內外公私逈殊學者須先認
己人分明求處方不差了路徑此際一差便不是君子便是小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
之意故不黨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狥物而失於黨。君子正其在我。初不以已形人。角是競非。而自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從衆諧俗。而所持終不失其正。初非狥物苟且不合於公。故羣而不黨。

〔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周全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金瑯山曰〕矜羣皆世人病。君子處聖人特為分別。合二句想出君子和平正直之養。須就矜內見出不爭。羣內見出不黨。方見矜羣無疵累處。若云矜則不爭。羣則不黨。便失語氣。此處宜渾融看。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蔡虛齋曰〕此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言與人原不相蒙。於人只論人。於言只論言。舉人不以言。則所舉必得人。廢人不廢言。則嘉言罔攸伏。言通就好邊說。人通就不好邊說

〔金瑯山曰〕張南軒陳新安俱用言用人平說。蒙引主此。後來乃尚就用言上說。謂君子之於言。收其益。不受其害。無非廣開言路。意人字只作一個人看。合二句是極一途以采人言。非設兩界以防濫進。至用人另有權衡。在下句只足上意。然不廢須先辨別言之是非可否。審察時勢。量度事理。求其實有裨政事。而推行之。若徒取其言。不措諸行。猶空言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說忠時。不成恕。獨說恕忠在裏面了。

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遂其欲孝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濶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說恕字只作饒字解如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

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不欲勿施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蔡虛齋曰子貢從事博施一言終身之問明是反約意象夫子只就他本身指點人莫近於己身莫約於己身之反求以吾心如人心一身可以通天下守約施博真可終身行之不盡

徐勿齋曰恕者如心之謂欲人如吾心則難欲吾如人心則易欲人人如其心則難欲自如吾心則甚易不欲勿施則痾癢疾痛自通而藩籬畛域自撤

金邪山曰天下只有人己病在見己不見人一恕字正己與人相流貫處子貢向行處安頓此身夫子却直就身內指出恕字恕便終身可行己所不欲二句不是釋恕字正示以行之之法己即對身字看須知己與人原是痾癢相關喘息相通只因失了萬物一體意思從中自生隔礙若就己身不欲一念通徹到人身上便是大公無我修齊治平皆從此出何不可行之有大學說絜矩孟子說強恕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工夫只在不欲勿施上無兩個道理此即所謂一貫也張南軒云不欲勿施恕之方也最是首句之者二字不虛行之即終身行此一言不必多求也不欲二句正是一言可終身行影子單說行不回顧一言非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

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朱子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也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

〔蔡虛齋曰〕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夫子言生平未嘗毀一人譽一人即或有所譽者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是亦惡惡緩而善善速之意以將來言之亦終不得謂之譽矣總見畢竟無譽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葢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葢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葢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蔡虛齋曰〕夫子固無毀譽斯人亦不容有毀譽非謂不敢毀譽之故全在此葢以儆世之為毀譽者耳有以直道而行屬上之人謂民心古今如一三代所以直道行之吾亦不得不以直道行之者

〔金琊山曰〕有毀有譽便非直道有所試蒙引說是舉三代正對着吾之於人也吾字斯民正對人字所以二字最可味正對上誰字見此人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之人吾將誰毀誰譽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乘平聲夫音扶亡與無通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葢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于我衡曰〕史闕文乃責實之義所謂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者也嘗引指夏五傳疑爲證非是苟以爲傳疑則亦史家常事何關風俗而夫子及之且本文明言闕文豈可變文爲疑孔子所稱闕文葢深慮後之爲史者徇一時僞飾之文隳萬世綱常之實故思之深而慮之切如此以闕疑一例釋之者誤也

〔徐勿齋曰〕史闕文不必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故闕必欲詳書史職盡而仁恕遠矣讀史不肯闕文是才人驕氣有馬不借人是財人吝心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金瑯山曰〕二者關繫國史疑信風俗厚薄皆人心世道之大者不可謂細故闕文是不私用其見借乘亦不私吝其有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此夫子所以撫今追昔也無限感慨全在吾猶及三字上今亡下已夫與吾猶又緊相呼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雲峰胡氏曰〕德者人心所守之正也巧言者則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失於無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皆亂大謀蓋大謀主斷而輕決則又失之

〔蔡虛齋曰〕兩亂字俱從自心而生聽巧言而喪其所守者心中不明理不知言也故理明則無亂德不堅忍者氣歉也不容忍者氣盈也故養氣則無亂謀大謀在經營圖度上看事功尚後一層

〔葛介龕曰〕德而巧言足以亂之不足以語德若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謀而爲小不忍所亂何足以語大若眞謀大事者惟有忍乃克有濟

〔金瑯山曰〕此於立德立功先審幾之學德本乎理理明自不爲所亂謀克乎氣氣定自不爲所亂孟子知言養氣本此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

〔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又加詳審爾

〔雙峯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鄒肇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惟衆所以必察正謂雖衆必不可廢察耳兩必字不要說煞

〔金瑯山曰〕好惡與毀譽自別好惡是衆必察正爲是衆好者安知不是鄉愿不是厚施惡者安知不是季路不是匡章兩必察正要從衆內討出個眞好眞惡使用好惡的人與受好惡的人皆不爲衆所掩覆好惡不溷是非自見非求與衆異但不與衆同耳聖人心事何等謹嚴忠恕此便是作春秋大義甚有關係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心上說若就道體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

〔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事之不該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非是理之推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一推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所當爲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

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矣
蔡虛齋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道體寓於事物之間夫何能爲必待人將此理體驗擴充則道體方爲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通是聖人之大又如文王仁敬孝慈信是文王能盡其道以吾心之知覺盡此當然之理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覆說以決之全是責人弘道之意
金瑯山曰人能二字正見道從人出有人方有道不能者自失此道耳非道句正痛着一鞭非從作反振語弘道只如其道之本量而止非有絲毫增益也人字兼智愚賢不肖說便郤擔不得能字著力全是喚醒人從自家身上認取這道不要懸空從道上去摸索君子之道只在子臣弟友盡其在我聖人說未能正是求能處正是弘道處凡人不能弘道不成個道便不成個人如何不突地猛省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勉人改過莫此爲切
馮留仙曰無心之失偶悞何傷迷後之復悔卽不遠
金瑯山曰過知爲過方能去改若寘行自遂不自知爲過人雖多端告戒尚自掩護安望能改不責人無過只要人速改是學者修省的工夫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雲峰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蔡虛齋曰不學而思是懸空想像此理縱苦探力索終危疑不可憑據於心無所得惟學則所思之理稽之古而安習之事而實事

逸功倍始爲有益此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薛敬軒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皆有著落處不然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入之地

〔海鹽篇曰〕無益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即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見學學者覺也覺非在心外

〔金谿山曰〕此夫子現身爲學者指點要人學上用思不宜懸空去思非是思全無益通義許白雲云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如事上學以求合於理徒思必無益於己按此說事上學求合於理二句是但不當思偏屬理學偏屬事分別觀之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

〔新安陳氏曰〕耕也句自是引喻此夫子始終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爲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總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蔡虛齋曰〕謀道以事言憂道以心言謀者謀其得憂者憂其失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也耕也二句言耕本謀食而食或不在學本謀道而祿反在其中得失皆不關於謀愈見食之不當謀故君子只憂道之不得更不憂貧之不免也夫子勉學者專心於道之意

〔金二酉曰〕存疑作三節看輕重在首尾二句首句見君子得已之學中二句因不謀食而言不特耕也句輕即學也句亦輕末句又恐人因學可以得祿而以學爲干祿之資故末又足憂道句朱子言之甚晰宜細玩之

〔金瑯山曰〕首句只說君子原是謀道。並無謀食意思。謀道便自不謀食。不謀食便自不憂貧。中二句。承上言謀食。未必得食。不謀食未必不得食。不須著意營求。故君子始終只憂道。一念孳孳不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潛室陳氏曰〕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心便生。又須逐照管。要令盡善盡美。是撿身工夫周密處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禮字。歸在民身上。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根本。方好去撿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撿處。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此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

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六個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只就知上說個得能字則所知才爲我有不莊涖亦是心體放逸處便是不能仁守

〔袁坤儀曰〕知是悟得徹信得過學問已是當了從此保任去不使一毫私意間斷便是仁守非知及外別有仁守工夫涖字分明是臨民若是爲一身則知及仁守不須更求進步惟爲物立則故須莊與禮莊是此心嚴肅處禮是此心節文處亦非仁守外別有莊禮工夫只是明體不息處充實光輝德盛禮恭便是

〔陳伯玉曰〕總是一知徹終始曰仁徹內外曰莊徹人已曰禮

〔金琊山曰〕此當本末內外兼修知及仁守理得於心不莊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莊涖形於身者一無愧然動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見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未善也是活語勿作煞語看饒雙峯六個之有分別與因之云數之字分別下二之字指民未免一字兩解不如只就心體完全上渾發將內外動靜一以貫之爲妙附記於此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雲峰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也

〔蔡虛齋曰〕此論人之品格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大兼才德小不過才技之末耳知就外所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意重觀君子當略小而觀其大一邊不重觀小人上

〔金琊山曰〕照註觀人爲是受中所容也我包乎人知外所著也人包乎我受是我受知是人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蔡虛齋曰〕仁即人之生理所以生者也水火所賴以生者也賴以生不可一日無所以生不可一息無故仁爲甚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下言仁之無害於人妙在即以生死論仁仁能生生故曰甚於水火仁能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總勉人爲仁之意

〔金瑯山曰〕看一民字見盡人皆然無貴賤賢愚一也首二句提出水火就人最緊要者以形出仁字爲甚後二句即發明仁甚於水火之意須理會一蹈字說甚於水火處正是欲人蹈仁水火吾見二句承上一氣遞下非有兩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所說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

〔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蔡虛齋曰〕全重一當字不讓正是當字之意當者能弘能毅擔當獨任之意決不可道自家力弱氣沮讓有氣力者去當顏之請事

曾之仁爲已任。便是當仁不讓。
〔金瑯山曰〕人之於世。凡事皆可讓人。爲仁由已。於師亦不讓。不讓
正從當字看出。一生讓。當便不力。總是勉人當仁。不讓於師甚言
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
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
〔楊龜山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金瑯山曰〕不諒。即貞。處見不。是貞了。又不諒。無兩層貞與乾坤合
德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歷萬變而不失其正也。諒是匹夫匹婦
之爲諒。固守而不知變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
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蔡虛齋曰〕但看敬字。何等專一。不期食之後。而自後矣。後食是絕
無利祿酬報之念。正是純心盡職。正是敬事處。
〔金瑯山曰〕後食。正敬事處。始終只一。敬事孳孳求。無愧事。君而止
它非所計也。觀仲山甫夙夜匪懈。諸葛武侯鞠躬盡瘁可見。此全
在平日見得義利分明。到事君只是盡其在我。雖不矯情辭祿。却
無徼祿意思。若源頭不清。不從君民起見。便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
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蓋
其始生也。已有氣禀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
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則皆可以復其
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蔡虛齋曰〕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習有類。性無類。教所以復性。君子之心。惟知以教一其類而已。豈先計人之類。而以爲有可教不可教之別哉。君子愛人之心如此。

〔金瑯山曰〕天之生人。各有其類。原待於教也。有教。則無類矣。無類。始見教法之弘。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蒙引云〕善惡以君子小人言。邪正以吾道異端言。

〔金瑯山曰〕此主明道業。不主謀事。天下原只一道。而人自於同中起異。苟得於道。亦何必强求其同。刪正云不同。不止如善惡邪正即均爲善。而此中有所不侔。亦難相謀。宜廣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

〔勉齋黄氏曰〕此爲學者工言辭者設。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

〔蔡虛齋曰〕辭字讀住。言所貴乎辭者。惟達而已矣。謂之達。須是其中實有之。流於旣溢。發於積厚。達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已矣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修辭之準則也

〔金瑯山曰〕爲工言辭者設。非通於理。不能達。達是眞辭。而已矣。是眞達。可止。不止。畢竟是不達。未有達而不止者。夫子非要人止。只是要人達。今人言達。只就顯淺一路說。須知微顯洪纖。詳略旁正皆有達在。所以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即此意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蔡虛齋曰）道非有名可示非有法可取舉足動步即由其中如遇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安老信友懷少莫不皆然聖人行來不知拈起便覺於此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子張一問深得無行不與之妙

（金瑯山曰）道無往而不在聖無行而不與道從聖心自然流出初告師冕時未嘗有意以此為道而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故答云然固字承上張問意說道字只承上與師言之道道字說子張不是疑其非道却有疑道不必拘於此之意夫子說個然字固字見得道理固是如此語氣甚平易馮厚齋云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按此說深看道字一層非是

下論卷之十五終

侄澤恒
鴻統　編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蔡氏曰〕人臣無將。將必誅。將伐二字是案。

〔金瑯山曰〕上篇舞佾歌雍。此伐顓臾。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將字見書法。由求可諫止也。此季氏非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囚桓子。冉有時年十八未仕。哀公十一年。始爲季氏宰。伐顓臾。必康子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金瑯山曰〕諱伐而言有事。在聖人前已自碍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有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金瑯山曰〕呼求而責之黨惡明有首從。度與云爾是過與直罪其與謀。又一解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蔡虛齋曰〕提出先王。把大名分壓倒季氏。見立國有自來。且在邦域之中。非敵國外患者。皆是社稷臣。則尤與魯相依倚。季氏伐之是蔑先王之命。爲邦域之擾。撤公室之衛。何以伐爲。

〔艾千子曰〕顓臾分明說邦域中。社稷臣。如何可指作遠人。所謂不服。如淮夷蠢動。狄伐我。及齊楚諸邦。世爲魯患。當時實有其事耳。文德所包甚廣。指定均安說亦非。

〔金瑯山曰〕提起夫顓臾三字。口氣鄭重緊承。昔者。先王。東蒙主。是周天子的臣。在邦域中。非敵國比。社稷臣。與魯相終始。併非魯臣俱跟先王來。且字是轉語。是字直頂疊疊說下。義正詞嚴。豈季氏伐得的。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蔡虛齋曰冉有因夫子責之故自解云非二臣之欲及夫子責以救正之大義遂有固而近于費一節併爲季氏解說欲字正是季氏病根子孫憂及患貧寡皆此欲字夫子說患不均患不安直究到蕭牆之憂總以止其欲

金邪山曰欲字對上將字照後憂字閒居心腸不覺發露吾二臣者正應上爾是過却不挽著子路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

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雙峰饒氏曰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蔡虛齋曰此段皆周任語陳力就言責說陳力乃可就列力不能就該止了扶持正是陳力處就相瞽者說而意在臣通重在位當諫意此只就二子所處而泛論道理爲下文不得辭其責張本

金邪山曰上面求言此獨責之引周任語重在焉用二字直斥之陳力二句就諫言說下三句設喻以足之扶持二句雖就相瞽說而相諫已在言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

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蔡虛齋曰爾言過矣謂二臣不欲言之爲得辭其責亦已過矣下引喻以明不得辭其責出柙喻其跋扈毀櫝喻不惜先王之大典

[金瑯山曰]且字承二臣不欲來過矣與上下兩過不同只作差字看正照是誰之三字虎兕二句亦是喻言須與上引語相照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謀矣

[葂齋黃氏曰]冉有此言見顓臾之不得不伐但知費爲季氏之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

[金瑯山曰]今夫二字正對夫子昔者二字夫子說先王以爲說邦域中說社稷臣求說固而近於費說取說子孫憂汗言抵對鳴鼓之攻所自來已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費冉求乃因近費而謀伐顓臾意中目中尚有夫子哉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梅巖胡氏曰]求以爲夫子之欲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疾其飾辭以掩貪也

[金瑯山曰]君子疾夫十三字一氣讀求說夫子夫子只口語帶出照他欲字欲字即是他飾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禍

[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

〔雙峰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

〔蔡虛齋曰〕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知不均不和爲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家者患此不患彼。既曰有國有家。已自無貧寡。惟因患而見貧寡耳。所以貧寡不足患。惟因其患貧寡。而至於不均不安。禍有不可言者。是眞可患也。蓋字下。究所以患不患之意。和即在均安中。故併及之。均則君十臣一。各享其有。不患貧。自然無貧。均則上下無猜。何等輯睦。自然和。和則各撫其民。不患寡。自然無寡。均而和。則臣不思退其君。君不思剪其臣。心與勢俱安。互相倚恃。決不至有意外之變。自然無傾。此無傾。正與下文蕭牆之變相照。

〔瑯琊山曰〕夫子語門人。而自言其名。即此一字。便見求之強辭。夫子此時多少慨嘆。冉求此時能無汗下。聞字。正照昔者先王有國有家。名分凜然。提均字作主。該各安其分。下根均字遞說。雙峰嘗引得解。冉求說季氏之欲。夫子即說季氏是欲。冉求又換一憂字。夫子說季氏非憂。乃患也。心本乎中者爲憂。心落乎下者爲患。夫子嘗云是吾憂。孟子亦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可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雙峰饒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

〔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蔡虛齋曰〕夫如是。指不患寡二句。一心只在均安。而安分無欲也。安分無欲。且無覬于國中。況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吾禮樂政事以感動之。既感德而來服。則不復計其前失。與之相安于無事而已。所聞有國家者。治內而服外。其道如此。

〔瑯琊山曰〕夫。如是。緊承上。患寡患貧。而不均安。故字。又緊承如是。

泛言道理。則字。文勢甚緊。文德即上均安和。不必泛說。既字則字正有來之在人。所以來之安之在我。不必征伐意。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蔡虛齋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修內治也

[金瑯山曰]上文俱已說盡。又緊著一鞭。由求并訓。相字正照前彼相字。顓臾在邦域之中。對季孫則爲遠人。邦分崩離析。須暗含不均和意。大夫盡君之有。家臣又專大夫之有。上下交征不均和孰甚於此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安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之與

[蔡虛齋曰]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汝之相季氏既不能修文德以來遠人。又不能修內治以守邦家。乃謀伐顓臾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曰恐爲子孫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政恐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耳。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以下。至此見不均不安之可患。而惕之以內憂。蓋以利害言之。以止其伐顓臾之役。其深警之意至矣。

〔金琊山曰〕而字繫項上說謀動干戈指伐顓臾蓋以其自爲一國爲魯附庸故曰邦內也季氏干戈之謀冀外有所益却不知離析之中將內有所損蕭牆家臣肅立之地正指離析之甚變起家臣言非另說他變也推其原皆由季氏先分崩其邦患寡患貧欲心致之耳蕭牆之憂與子孫之憂相照正危辭過季氏亂萌意此章總明顓臾不可伐夫顓臾節就理之是非言吾恐季孫節就勢之利害言吾乃爾是過至誰之過一段二過字相應見由求過不可辭爲子孫憂至季孫之憂一段二憂字相應見顓臾不必取責由求即所以懼季氏安季氏即所以安魯無兩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遠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自諸侯出故亦　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下而陪臣執國命逆理愈甚矣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此論理亦論勢也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天子以道建極則天下有道矣

〔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下之事也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上而在下莫敢干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私意於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之諸侯可以竊于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于諸侯而陪臣亦可竊于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于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于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于下而無所私議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獨言政不在大夫者因當時政在大夫而言此政字泛言賞罰號令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而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于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爲有道之極

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見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孔子作春秋正欲反其在大夫者以歸之天子自托於庶人之議云爾

新齋陳氏曰前自有道及于無道末又因無道及于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後二節兩呼天下有道有追責君上意

金養吾曰此章爲大夫專政而作故末節獨舉大夫庶人而議即指自已作春秋漏坦之全章文可據

張卓庵曰春秋自魯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雖自諸侯出權猶未一也及桓公既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無復有天子矣然猶在諸侯也至襄公十六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溴梁之會諸侯皆在獨書大夫盟者言自是無諸侯也至帥師圍費而南蒯叛竊寶玉大弓以出而陽虎叛則併無大夫矣聖人之言豈不信哉

金瑯山曰春秋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政俱出自大夫始由諸侯放恣不知有天子故大夫因而竊之遂致陪臣效尤因追想有道之盛以慨歎無道之失見道失而後政失由來者漸自諸侯以下其逆愈甚其亡愈速總是正名定分傷今思古意政不在大夫大夫奉諸侯正諸侯所以奉天子此內須想出天子命諸侯政本不預於藩封大夫自不敢干僭處上節明誅臣下二節隱責君父看下二節兩言天下有道分明追求亂本寓無限感慨意猶幸有議天子之庶人而天子存議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説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南軒張氏曰〕斯言發乎魯定之世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一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以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于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起不奪不厭之心則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爲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竊魯公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于此哉

〔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朱子曰〕孔子之言嘗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田恒三晉傳世皆不過五六胡氏又考之莽懿歡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四五傳而止惟晉祚差永而牛之易馬猶呂之絕嬴嘗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信然歟

〔李衷一曰〕論公室之運剝極當復論大夫之横勢極必反故夫二字是當然必然意微是奪政柄削田祿在天時人事上斷之

〔蔡虛齋曰〕玩矣字有宜其微也之意非逆料語也

〔郝京山曰〕自宣公奪適自立東門襄仲與季孫行父執國政至成

公時行父逐襄仲季氏遂專魯歷襄昭定凡五世行父猶稱忠勤其子武子孫悼子平子專恣桓子死康子殺適是後三家遂衰三家皆桓公後故曰三桓大夫無君何以令下故不久而失之也

金邪山曰此承二章自大夫出而言是專論魯事五世宣成襄昭定公五年定君之世數也四世武子悼子平子桓子臣之世數也定公五年陽虎巳囚桓子故夫二字指巳然說非推未然說正就事感歎說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

可不謹哉

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友直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友諒則苟且狥外之念可消可以進於誠多聞非止博物熟聞先王法言法行足以爲蓍蔡者是也友多聞則德慧有所啟事理有所發可以進於明也

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朴實而無虛浮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繆偏也

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爲勸又舉三者爲戒

徐勿齋曰益者損者益損便屬友下先友后說益矣損矣損益就在三友字上便屬我

金邪山曰重數友字友是我去友他損益皆主我言吳氏曰益增其所未能損壞其所本有舉三益三損欲人從此中自審擇意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禮樂本有節、而我節之多寡隆殺。清濁高下。俯仰徐疾。一一辨之。使協于中。凡人一言一動。皆有禮樂。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節禮樂。只是謹之于毫釐之際。不教過亦不教不及。

〔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于中者也。

〔馮留仙曰〕益者之樂從心上生情而還從情上養心。損者之樂從心上恣情。而遂從情上累心。

〔金耶山曰〕樂節禮樂。是以吾之已發未發。合先王之制。酌質文損益而定其所從。考性情功德而反其自始。節則以禮樂從心生。樂則禮樂不爲我苦。道是人善而我道之。樂道則人善一如我善。樂多賢友。賢在友。多在吾。樂愈在我也。驕樂就身上言動驕縱說。一味矜肆以爲樂。佚遊是安佚遊蕩。一味閒放自安。宴樂是宴飲盤樂。沈溺不反。即所謂罔念作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既有及未及。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其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也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冥不知所謂時。

〔金瑯山曰〕却全在侍於君子四字提醒只看曲禮侍長者一段凡長者一起居一動靜皆須體察言豈可不慎三愆就侍君子反觀自省處說非侍君子責他愆方去悔過正要人未侍前一步養之有素意黙雷云愆字從心三愆非愆於語愆於嘿乃愆於心心不能自制則躁心不能自達則隱心不能自知則瞽三愆總是少撿心工夫到侍於君子時一一呈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矣

〔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鋭而好勝既衰則收歛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戒色戒鬬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爲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君子終身之務也

〔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厚齋馮氏曰〕血禀於陰行於脉之内而爲榮氣禀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爲衛

〔雙峰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

〔羅近溪曰〕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凡材能藝術與物相競常懷上人之心皆鬬也凡一生經營可以便身圖者皆得也不專指牀第鬬狠貨利言

〔金邪山曰〕人生多是血氣用事。惟於血氣上涵養收攝。時時提醒此心。則不隨血氣轉移。非謂少不戒鬬壯不戒得。但各就所偏因年加謹。三戒只一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朱子曰〕畏天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戒謹恐懼皆是。然須理會天命。是恁地。方得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新安陳氏曰〕三畏乎說。本無知字意。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也故集註于上節。兩以知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蔡虛齋曰〕天命謂性。日用之間。皆天命流行。獨處戒懼。惟恐失墜大人行可為法。聖人言可為則。于此皆畏。是君子撿心之法

〔張侗初曰〕凡日用動靜大小語默便是天命流貫君子見獨處是天便獨處是畏。畏中有不敢失墜意

〔雙巖金子曰〕畏天命。須知物尊所生理反自始。天命宰制者。大君子之心左右以之出。王游衍。無之不與天。獨無之不與命。凝無貳臨汝之命。此君子以心事天。即天。天即心也

〔李衷一曰〕大人德望隆重。為一世師表者。非徒以位分言。聖言即方冊格言。典謨訓誥是也。王充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徐勿齋曰〕小人之狎大人也。竊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

陳木叔云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竊聖言以自飾者
侮聖言之深者也
金華山曰畏不畏是君子小人分路處畏是心上工夫不可一刻
不提醒天命雖是源頭宜仍還三畏不必以天命穿貫亦不必專
提知字小人處亦不須補三不畏君子不是空存敬畏卻便有靜
存動察不愧屋漏處說者因下節不知二字便於上節增入知字
其實君子心體渾是與天命相對非待知而後畏也論小人便須
醒之以知此是無忌憚小人非愚不肖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
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
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朱子曰人之至者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于天地之性
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于中者所謂生而
知之聖人也次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
或得于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雖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
礙易通故于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
知之大賢也或得于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則必
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
人也至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
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此則下民而已矣
蔡氏曰此夫子列知之等知之之字指義理生而知之最上一等
其從入處不可企及然學知亦知困知亦可由學以進於知皆次
于生知究竟豈終遠哉惟困而不學斯為下耳困是義理難通四
面俱窒學則憤悱奮發轉來
馮留仙曰學乃去做祛愆之學非是口耳聞見工夫
徐勿齋曰夫婦與知與能難道非生夫子忘食忘寢難道不困故
上焉者從生處學學處困下焉者從困而學學而生
金華山曰次即次於生知又次非只次於學知謂又次於生知也
張南軒云中庸及其知之一謂其終所至之同也此節三等之分

謂其所知進之異也按所進異處亦見所至同處困學便是他知體未泯滅處先正云人生本有這知若本無知安得謂困困者此知乍塞而不得通非其然無知也斯為下言到此方下耳肯轉念去學仍不下下對上言見下民亦可求進於困學生知處所謂果能此道雖愚必明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思時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

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

南軒張氏曰思則天理所自擴而人欲所自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蔡虛齋曰前六件是存心治身之法後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務平日固當存養此心使常惺惺及至身心有感尤當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夫子言此以訓君子

湛甘泉曰九思同一思但隨事不同如物之形有萬鏡之明則一也洪範五事只說一思聖人此言亦隨處體認之意

金瑯山曰此君子近思之學九項皆是天下與我相感我與天下相應身與心綰轂處每事致思隨處中則方不至差繆聖人教人內外交持起來到積累成熟自無毫髮滲漏君子只須用省察工夫馴至動容周旋中禮便是不思而得地步思問欲以破疑勿使疑又因思生思難者忿能致禍思柔之使不暴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

〔蔡虛齋曰〕善不善指事如不及從善之敏如趕不上相似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此皆自修之事先言見其人後說聞其語見所見合乎所聞欣幸之意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方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異體用相須前節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之用也後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修身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鄒南皐曰〕上段先著見其人矣便是幸詞下段先著吾聞其語矣更餘想慕講法須有斟酌總是慨嘆

〔顧麟士曰〕春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即有伊尹太公亦安得有湯武孔子一生轍環老於洙泗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

〔金琊山曰〕士惟獨善其身方能兼善天下章內二項人不必分軒輊只平平述古語一是所見與所聞合一是所聞與所見違俯仰今古微寓欣慨當春秋時獨善不乏人只是處不能求志出不能達道以用舍行藏同道如顏子皆遭時不偶徒有其志此聖人所以歎未見也意在言外說者或言慨世或說勉人上節要虛籠引起下節下節要回顧上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從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

〔鄭仙馮子曰〕須知以景公照夷齊就如以羿奡照禹稷不言羿奡之惡只言其善射盪舟不言景公之位只言其有馬千駟不言禹稷之德只言其躬稼不言夷齊之節只言其餓於首陽正令虛描令人自想

〔金琊山曰〕景公夷齊大較相懸獨民之稱與不稱見三代直道在人不可泯滅處蓋學士大夫往往逞見意角議論雖史筆謚法愛憎異同不足傳信反不若小民是非之至公而無私也兩民字不可輕看其斯句舊移誠不以富二句補在上所謂異者高節迥異於流俗也然斯字別有所指恐是夫子感事寄慨特借景公夷齊作樣言這個局面自古已然竊意只如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張南軒曰〕退而學詩學禮二句。不可看。聞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工夫到與未到。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惟詳明其義精而莫之惑。惟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聞伯魚之說而又以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夫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亢始以聖人有心私其子。終以聖人有心遠其子。到底不明白。

〔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立禮

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

〔蔡虛齋曰〕伯魚此言不重詩禮之益。全是。則詩禮。照出無異。聞意

〔金瑯山曰〕聖人教人。所以爲道也。子可受。傳之其子不爲私。子不可受。傳之於人不爲愁。堯禪舜。舜授禹。與孔子之傳顏曾一也。伯魚過庭之訓。初無所容。其厚薄者。亢始疑有私。授旣知爲遠其子。兩失之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

〔金瑯山曰〕此爲春秋諸侯內寵奪嫡而言。邦君之妻。四字便是正名。惟其爲君妻故稱如下所云。名正則言順也。

論語卷之十六終

侄佐豫治編正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顧瑞屏曰〕論語記孔子時其亡。孟子則以爲瞰其亡。味時字。渾是天機。真是孔子氣象。吾將仕矣。語不煩而意自見。此之謂聖之時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
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
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喻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
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
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
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
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
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
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
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
既狡深語皆機警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已
〔勉齋黄氏曰〕日月二語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爲之日月已過矣
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爲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
〔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絶之亦未嘗輕許之
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
〔蔡虛齋曰〕上條序其事此條叙其言貨之言都著在孔子身上來
夫子之答却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只據理答之及言日月二句即
應以將仕猶云我將待時而出也貨不能復置一辭矣日月一條
承上懷寶失時二條貨意孔子所以日月逝矣皆以懷寶失時而
然耳故誣之曰歲月不爲吾少留不可終於懷寶失時也
〔金二酉曰〕上節時亡往拜固是尚遂其不肯見之心然猶不足見

聖人妙處，迫途中一値，不激不隨，見猶如不見，直以塗人遇之耳。但看不可兩荅，只是隨口荅去。及陽貨日月二語，夫子只以將仕荅之，其妙無窮。聖人之待小人，誠不惡而嚴也。

〔金珊山曰〕此處見孔子聖之時，或拜或遇或諾。陽貨費許多機械，聖人却自然順應。拜只如未嘗拜，遇只如未嘗遇，諾只如未嘗諾。陽貨自是陽貨，孔子自是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孟子眼裏容不得王驩，孔子胸中全不見陽貨，此便是孔孟氣象分別處。陽貨問句句緊，孔子答句句寛。將仕句不可黏上懷寶失時，一黏便著。朱子云隨其所問，應答如響，畧無自明之意，得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子曰〕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

〔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因當時之人以爲善惡相遠皆由於性，故夫子云然，乃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

〔羅近溪曰〕此與繫易所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合。相遠起於習，習

原由於人人多以不善爲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
〔蔡虛齋曰〕此是據其習相遠性相近
〔徐勿齋曰〕性本相近而所以卒至相遠者習爲之也只要把習字翻得醒習屬人人無所不至故說箇相遠因人不識性却認遠者是性所以特從習中拈出近字從遠字生來若然說相合便非旨
〔馮留仙曰〕二句以性字爲主下句正以明性之相近
〔金琊山曰〕夫子從來教人從實地上做工夫此所謂性相近乃是率性之性所以朱子云兼氣質而言至子思說天命之謂性方是從原頭上說來然即繼以率性修道亦正是夫子欲人慎習以全性的本旨人性皆善正邪成敗皆由於習也晉愍懷太子始未嘗不聰慧卒以悖逆廢周處少爲州里所患一旦厲志自修遂成忠義人亦顧其所習何如耳此云相遠者正欲慎習以全性非謂性與習相反而不相成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然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朱子曰〕性相近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畢竟氣稟有善惡不同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

推出氣質之性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肎移而後不可移耳。聖人本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未有不肎不可之辨。程子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肎移非以其不可移也。

〔葛屺瞻曰〕性唯上智方不移。非上智。性難保其不染於習。習亦唯下愚方不移。非下愚。習猶可挽其復歸於性。唯字。有警策人意。

〔王龍溪曰〕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設。看一唯字。原從上習相遠內看出來。說惟上智下愚這兩等人。習不能移。其餘皆是相近之性。皆是習之可移者。何可不愼所習

〔張芭山曰〕危言人當愼習意。上智下愚不乎須體貼與字與即習字義言惟上智雖與下愚相習必不爲下愚所移苟非上智則習於不善如入鮑魚之肆與之俱化未有不失其本然之性者也不移專屬上智說見習易移人不可不愼非註善惡一定之謂人能改過遷善學問日進雖愚必明安得下愚終不可移

〔金珊山曰〕唯字與字要認語意。語雖說不移。全是望人移。唯上智不移。非上智。則可移而之上智。亦可移而之愚。有懼之之意。與字。是過脉。下愚不移。非下愚。固可移而之下愚。亦可移而之智。有勉之之意。集註承上章而言。未曾分著亦未分貼。蒙引則云夫子此言以足性相近一句之意耑爲中人指點。黙雷則云此正是習之相遠。副墨則云上智爲性相近之極。則下愚爲習相遠之極。則總因承上章一言遂成聚訟湖南及龍溪將與字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至二字看張芭山单講上智將與字作相與與字看言與下愚相習殊支離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絃歌也

〔蔡虛齋曰〕歌必叶於弦。古者教人。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因時爲教。夫子過武城。想是春夏時也。故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爲教。學詩書禮樂。皆是學道。城以武名。用武之地。攷左傳可見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

必用此大道也

〔蔡虛齋曰〕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雙峰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漸摩於禮樂書詩服習乎孝弟忠信君子小人尚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此見子游尊聞行知實際言外見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必當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又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辭氣抑揚之間無非教也本是述夫子之言今日偃言之即偃之言也

〔沈崑銅曰〕前言初不差但喜聞絃歌不暇莊語微覺近戲耳聖人恐二三子不達其意誤看焉用二字因抑前言發明學道大義正是教人詳曲處講戲字宜含蓄不宜扁自貶駁失了莞爾初意

〔金珋山曰〕子游所學於夫子所用於武城者道也道止用於一邑不覺微寓之笑欲存道於天下後世故揭偃言之是君子小人無

異人也。同此道。即同此學。愛人則君子成其君子易使則小人安
乎小人。本是述夫子之言。夫子卻以為偃之言。正是子游尊聞行
知實際夫子道濟天下
之心。昭昭乎如見已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
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

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
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
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
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蔡虛齋曰召我者指公山如有用我者已自推開說

黃東崖曰欲往二字。甚活。東周亦寄言也。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
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鄶風采美人於簡兮。何嘗一日忘西周。

金瑯山曰聖人非真欲往特無聊之思耳。然卻難顯言東周二句。
亦只因子路不悅姑為此慨然興寄之語非真解說欲往之意不
可泥實看召我豈徒二句了弗擾一案下二句汎言用我者猶可
為也不屬公山氏說孔子卒不往召豈真望其用哉吾其二字乎
字須體貼言外有復見文武成康之盛意程伊川云東周之亂無
君臣上下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明道亦云東周衰亂總
不肎為也按此說與集註別楊升庵云孔子未嘗一日忘西周言
如有用我者。肎為東周之微
弱偏安而已乎。東崖說本此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葢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雲峯胡氏曰子張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

蔡虛齋曰仁者人心心存然後爲仁然此心非寂守一膜之心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物各得其理方見心存理得處夫子平素論仁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及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必就當境實際處體認此章全重能行二字能行五者於天下一氣直下不分兩截此句已盡下特申明之耳恭寛句是所行之五者恭心不放寛心不褊信心不僞敏心不怠惠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與荅樊遲意同都教他做工夫五者有見於身者有見於事者然皆心之所由在理之所由得也恭則五句是能行必至不侮等方見恭能行於天下恭則不慢人望而畏寛則量足以容人而人樂就之信則不朝更夕改有所憑準而人皆相信而倚仗之敏則振作勤勵百事俱舉所謂明作有功也於此見發皆中節有感必應心體周流無處不[illegible]豈不是仁

黄石齋曰子張一生受病在要行天下夫子就他行天下處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五者之天下心內之天下也勿輕過能行二字恭寛信敏惠不但指點名目是說吾心與天下相關處若有一處滲漏便不是仁恭則不侮五句正發能行於天下之意與邦家無怨不同前是使之自考此則欲使之勉勵自期必要到這地位也

徐匇齋曰此能字煞甚喫緊天下是境能行五者於天下是眞境

下不侮。只是能行處。五者皆根諸心。不侮等何一不是驗己之心。

〔金琊山曰〕子張平日好高務遠多是能言不能行夫子教他重能行二字上都是實落下手做工夫處行即力行之行能做得五項事徹底裁是行恭則以下正是能行實地如居處恭三句是從恭敬中做仁無非存心的方法不是有三箇心此五者亦然能行五者於天下人各得其心盛德大業皆備於此故曰仁恭則五句不是效言必至此方無虧欠只是能行盡頭處不侮是吾心能不侮天下得衆是吾心能得天下之衆人任是吾心能爲天下所倚任有功是吾心能有功於天下足以使人是吾心能感動天下句句是吾心能行於天下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蔡虛齋曰〕君子不入以其能浼人也子之往也如之何恐被浼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蔡虛齋曰〕然有是言也指君子不入之言也不曰堅乎云云必夫子所嘗言也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吾今日之欲往爾當以此言律吾不當以向所聞者泥我也堅白涅緇皆影借說言德之盛也然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

變化之機不必拘拘自守而不爲世用故緊接以吾豈云云正意已在上文不能涴已之內故此節不復䌓意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金卿山曰〕此是聖人自信無可無不可處不可涴是堅白磷緇堅白便是匏瓜聖人却是不磷不緇的堅白不是不食的匏瓜俱影說非譬喻二節一直遞下不須轉語不曰二字從言字生來堅白只是形容隨所入不受涴之意不必說是器是道有形無形有據莊子以堅白鳴語從不曰二曰字立解謂吾不說箇堅白誰能磷之緇之語氣甚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害物如尾生之信便是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

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只愚便蔽非有所蔽而愚餘倣此愚者是愛人或至失己蕩者窮高索隱賊者守小諒而不知大義人己俱受其害絞者務徑行而不知含蓄攻發陰私亂則恃其血氣之強而犯上作亂狂則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前後傲世凌物非志大言大之狂也六者本達德善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闇室終日而蔽矣

〔勉齋〕黃氏曰集註訓蔽爲遮掩言有所不見也學所以明理者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者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六者德之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但見其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全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而流於愚智而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尙氣而亂剛則堅守而狂是皆得其大目不明理而惑於所似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發明尤切蓋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氣稟之偏故特告之

〔李習之〕曰蔽者各隨其意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外邊雖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故須學以去蔽然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增長得蔽去他不得

〔沈耕巖〕曰仁智等是美德受病在六好字騖名不求實却不能從源頭上流出便走入愚蕩等一路本體反遮蔽了只好學去還他本體便自無蔽諦云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

勿敗之是爲善學故良醫之治疾有去翳法無益明法

〔金仁山曰〕通章重好學學以明理總不在六言外蔽字與言字對六言不從自心認取實際便增出許多影似障礙即所謂六蔽也蔽在有餘不能自克蔽在不足不能自益夫子劈頭一語突地提醒後段逐項剖出病症病雖有六藥只一學六言名目自分好學工夫無二須句句切子路身上說好學是心體爲主就六者窮究義理隨處求實踐工夫徒好六言率意做去有一好即有一蔽能好學便認得六者眞不好學自認眞處皆是認理妄處六者在身心上茫然無著反害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學者諷咏而體會之下歷指學詩之益即此便是學詩之法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

〔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興觀是貼解群怨是推原解四箇可以從學字生來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慶源輔氏曰論語論詩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抑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

蔡虛齋曰詩中鳥獸草木皆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玩一識字因名得義亦是格物之學正心修身處常處變察倫明物皆備於詩詩之不可不學如此

金瑚山曰備言學詩之益全要從諷詠內加體驗工夫觸類自得不徒在誦讀上若拘泥篇章求益益便有限便非善學詩須知興觀等俱根首句學字來上說四可以字而卽接以邇之遠之則知事父事君正是興觀羣怨之實際處末句多識正倫興觀羣怨之致亦事君事父者所不可忽也諸家所以有重事父事君者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

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學詩誠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旣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

蔡虛齋曰二南皆治象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正教他遡入本原來於此體會盡其正始之道起化之基便無往不通矣乎二字乃訓辭非問辭爲二南後之效驗不必言只說不爲二南遂至正牆面而立盖不知修身不知齊家不待出門已行不去了况能及遠乎甚言其不可不爲也

萬茂先曰二南雖見文王齊家之化却本修身來大全輔氏修身疑未之及一句悖理王厚齊云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由王氏言推之爲二南者自正身始觀大學經文可見

金瑯山曰二南是家庭日用事這裏欠理會這裏便去不得正教伯魚從歌咏中推見文王當日精神身體力行無一處放過便自有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的實地爲字全不在誦說上不爲猶面牆只是心中蔽塞耳不必說到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盖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行禮鐘鼓固可爲樂謂玉帛鐘鼓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玉帛鐘鼓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所寓不然特虛器已所謂本者反求之吾身則知其不遠也

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

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其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亦必有爲而言也

〔金珊山曰〕本文未說出和敬來。只咏歎淫佚。令人深思自得。蓋因世人泥末遺本。故發此論。全在數云字。及兩乎哉內想出意思。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王氏曰〕譬諸小人。指當時之大人也。緣他以色厲。蓋其內荏。如穿窬內懷爲盜之實。外飾非盜之狀。以瞞人。此極鄙忽之辭。

〔雲峰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金珊山曰〕緣他內荏。故做出色厲來。將欲以色厲掩其內荏。却被人看破。譬諸二句舊俱說是小人。而穿窬其猶二字全沒着落。小人路徑不一。畏人知。莫如穿窬。就小人中。指出穿窬。情狀形容。他較小人又下一等。鄙之之甚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朱子曰〕鄉原者僞也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

〔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爲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似廉潔。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故貪夫不足以害廉。似廉非廉者。乃

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雙峰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同流合汙。以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以媚君子。人人都道他好。人人都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

〔高新鄭曰〕陸子靜謂漢文帝也只學得箇鄉原。三代以後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愿則鄉愿非賊了。儒者大言乃爾。

〔袁臨侯曰〕愿處似德。愿爲鄉之所愿則是流俗汙世所謂德。非聖人君子所謂德。一鄉人不知他是賊。故愿之。是此人先賊了。一鄉人。不有孔子此論。併賊了天下萬世。須知說愿說賊。正是存德處

〔金琊山曰〕上章爲竊位者儆。此爲亂德者防。儆原壞而目之爲賊。正恐其亂德於鄉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朱子曰〕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便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雙峰饒氏曰〕上章德字是得之於天者。鄉原之人似德非德。以人僞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此章德字是得之於人者。有聞於人而不能蓄之爲已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

〔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之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

〔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

〔蔡虛齋曰〕道是眼下路。塗是前頭路。道聽塗說。形容其入耳出口。畧不停研。如此則義理無得於心。故曰德之棄。此節德字以義理之得於心者。言。上節德字。以道理之正言。二德字小異。

〔王觀濤曰〕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去思索。做實地工夫。自不暇說之棄。是爲德所棄。而非自棄其德也。惟道聽所以塗說。說一道聽。

〔金琊山曰〕本無而竊之曰賊。已有而失之曰棄。不曰棄德。而曰德便不是從身體實歷中來。得之不經心。失之亦不著意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子瞻蘇氏曰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患失。故人以爲識見庸陋。志趣卑汚。而忽之。不知充其患失之心。至於無所不至。則亦天下之大奸大惡也。用人者其知所以絕之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蔡虛齋曰自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爲鄙者如此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新安陳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爲功名。非矣。

金鄧山曰鄙夫如甄豐王舜馮道輩初念只是患失既而擁戴篡弑不復知人間羞耻事。皆自卑汚庸陋始。無所不至四字見鄙夫許多固寵竊位。欺君誤國情態。有語言形容不盡處。鄙夫固責尤責其與共事者。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慶源輔氏曰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禀得中則爲善。一失之偏。則亦爲疾矣

〔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决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

〔蔡虛齋曰〕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實也。蕩忿戾詐。氣稟偏而加之以作意使然。非自然也。則非復古之狂矜愚矣。故曰或是之亡也。南軒以詐爲衒直極確。如俗所云假志誠。即此意

〔郝京山曰〕人身陰陽調則無疾。二氣偏濡。疾乃生。狂矜愚疾也。肆廉直疾之本症。蕩忿戾詐疾之變。爲怪症也。本症易藥。怪症難治。

〔金聊山曰〕此是就人心驗世風。不但美德不如古。併疾亦不如古。寓無限感痛。蓋古人眞病處。乃眞好處。今人假有處。乃眞亡處。而已矣三字。總收上三段。見其盡喪失也。須知聖人雖傷俗益衰。還要挽回他。由古疾進於無疾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也

〔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朱便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

〔蔡虛齋曰〕此如詩之興體。用兩也字換一者字。朱紘觀鄭聲淪聽人情易趨於物欲不覺尚紫抑朱好鄭厭雅故曰奪曰亂。利口舌端變化顚倒是非邦家由此而覆如楚之費無忌吳之宰嚭是也

〔郝京山曰〕利口較佞人尤勝。亂義尚依附道理。利口亂信。全不根心。如徐幹所云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是也。

〔金卿山曰〕此章意不主疑似。所惡在奪與亂與覆。色眩目。聲感耳。小人蠱心志。三邪同類。不分低昂。只看古聖人制禮作樂正服色協聲律讒說遠孔壬皆治亂得失最關切處便見紫色鄭聲利口。隙害甚大不可不愼三惡總是正。名。定。分。防。微。杜。漸。之。意朱自朱紫自紫鄭自鄭雅自雅。只。爲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遂。至邪以勝正。以爲朱不如紫。雅不如鄭。逆耳不如利口。靡然從風。淫蕩其心。而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蒙引以上二句起下一句。與孟子惡似而非一節例。看。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

雙峰饒氏曰予欲無言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都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

雲峰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處三復是詩朱子晚年之學深矣

薇庵程氏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不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

蔡虛齋曰聖人行處也盡言處也盡但學者偏求之於言故說予欲無言隱然見道理不消說得欲人當面認取不必專求之言內也天何言哉不是分疏自家只是指點妙理與他看天何嘗言而行者自行生者自生此正所謂天理發見流行之實目擊道存者也悟此則知夫子一動一靜莫非妙理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可述者矣此與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同意而此章指點更切

李衷一曰天理在日月間即是時行物生初非二事夫子說這道理原不待言若說天何言已亦何言便似援天自況

金球山曰無言不是有可說不說直是不消說聖人說無言何言何等虛員子貢說不言便似有可言而不言便執著了末節只就天指點行生寫出眼前不待言的光景俱從見成處說說生百物行四時便是有言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須知自行自生即百物四時即天也集註不待言可見豈待言而顯二句得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時是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蔡虛齋曰辭疾則拒之矣於將命者方出戶之時即取瑟而弦歌之記者須得夫子之意此使悲聞之也瞿然發深省矣聖人於不屑教者而亦曲行其教誨如此

譚掃菴曰孺悲欲見孔子蓋在孺悲終喪時也辭以疾非不可而拒之將以品節之禮喻之也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正微示以哀樂相成歎笑相生戚斯辟辟斯踊喜斯陶陶斯詠品斯節斯之謂禮也先王制禮不至者跂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此教孺悲意也即子夏閔子之喪畢見孔子而孺悲之欲見孔子可知也取瑟與琴一義也閔子哀未忘能斷以禮故夫子曰君子也孺悲不能斷以禮故欲其俯而就之也謂孺悲得罪孔子者不經也

金球山曰辭疾而瑟而歌使知夫子非疾也使之聞之記者善會聖心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慶源輔氏曰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
蹷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鍾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徂宮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蔡虛齋曰食稻衣錦就期年外說
於女安乎一句正與醒宰我處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蔡虛齋曰。女安則爲之。是故意説話。三不字。正就君子心上不安説。所以發其不忍之心。爲之。指食稻衣錦言。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蔡虛齋曰。上説君子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此又言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予而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罷了。既有三年之愛。欲無三年之喪。以此見其不仁。三年之喪。人子聊以自盡其心耳。宰我欲短喪。此心便失。夫子不暇折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但反覆挑動其心。而予竟漠然。故深責其不仁。復以父母之深恩。人子之至情。明喪必三年之故以感動之也。宰我聞之。必惻然不寧。始終欲動其不安之心也。

黄寓庸曰。三年之喪。從人子至情來。宰我欲短爲期。以禮壞樂崩爲辭。豈知人子一段惻怛不安之情。不敢怠慢。不敢乖戾處。正是禮樂的原本。夫子以不然警之。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也。

薛敬軒曰。子生三年二句。若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論人子之心。固有終身若三年者。特以終身不得服喪服。

張卓庵曰。三年之喪。古今皆然。以日易月。自漢文帝始。後世以爲景帝之罪。胡氏云。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孝子之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使景帝斷以從令非孝之義。一由古禮。後世孰敢

踵其失哉綱目不書始責不在文帝也景帝短喪從父令耳先儒
猶深責之宰我非父母而創爲此説何與
〔金瑚山曰〕三年之喪何能酬報深恩只人子心所自盡短喪一問
夫子只就他本心不容自安處説出令之惻然自省不仁句是據
上文安忍處直斷他不仁不作推原説予生三年二句非止發明
喪必三年之故正指出父母顧復至愛感動他本心前後皆刺心
語深足戒凡爲人子者不獨爲
宰我言亦不獨爲欲短喪言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
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金瑚山曰〕甚言心不可無用博奕是影語假此甚彼之辭張子曰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便是用心心無所
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難矣
哉無限慨嘆使之惕然自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
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
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朱子曰〕勇於義爲大勇見得到處便行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
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上二君子以德言
也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
〔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
固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
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隨所居而爲害故在上則逆理而爲
亂在下則肆欲而爲盜子路有自負其勇之意故以此戒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徐巨源曰］勇達德也君子不廢但不宜尙勇尙勇便有勇無義病在一尙字夫子嘗語子路云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卽此章之意義以爲上不是懸空討箇義出來工夫只在好學上

［金坰山曰］子路生平尙勇夫子說箇義以爲上隱寓勇爲下意義正所以成其爲君子使君子有勇無義便不免爲亂卽如小人亦以無義之勇致爲盜也義爲上內亦含勇意只不以客氣勝正氣耳見義必爲處便是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無禮果敢是斷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也

［雙峰饒氏曰］果敢卽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子貢有焉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

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子
所謂稱人之惡以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
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蔡虛齋曰〕夫子所惡是顯悖於理者子貢所惡是假托於理者由
夫子一惡凡人世徑行執已不循理道之事皆所必絶也由子貢
一惡凡人世湜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皆所必絶也

〔呂涇野曰〕此章雖說惡即可以見愛惡稱惡訕上欲其厚道自處
也惡勇惡直欲其遜讓通達也惡徼不孫訐欲其存眞智勇直也

〔王桐菴曰〕維持世道在國法則賞窮而罰佐之在人心則好窮而
惡代之君子之惡惡心體不明子貢之惡惡心術不正皆足爲世
道立防却皆合著天下人心公惡

〔葛屺瞻曰〕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如此故皆用而字乃相反
之辭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冐以爲如此乃矯造之辭也

〔金珊山曰〕上四項皆由理路不明故妄言妄動下三項所見全與
理背却認是自家好處害世道
人心不小聖賢所惡總維世意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
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
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
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馮少墟曰〕恒情多加意於大人君子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
小人最難養可見修身齊家治國眞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大小
無敢慢

〔金珊山曰〕此聖人杜亂之意說難養正見君子當有善養之道近
就是不遜處遠就是怨處惟先勿近之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
其本原却在正己不在用情上非徒患其難養也聖人立言大小
兼該雖不必將女子小人專看做婦寺防過禍釁道理寓其中單
指士庶
說亦非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問此章〕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詈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金瑯山曰〕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見惡謂多罪過不但無聞也後此不自艾便終無進步危辭以醒之進德修業不必要令人好只是莫令人惡然豈能必人不惡我只是要我自不見惡工夫全在反躬內省處得力其字甚活須追思四十前作何工夫四十後作何補救正提醒他猛求進步處

論語卷之十七終

男佐坤編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蔡虛齋曰〕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于此是則彼非孔子即其位揆其時而原其心直斷爲同出于憂君愛國之心而行之

各當於理故迹不同而仁則一也此等公案非聖人誰能定之
〔金〕瑯山曰前是序後是傳龍門筆法昉此殷有三仁可見未嘗無仁人也有之而不有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朱子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蓋曉人以不去之意而自信其終身直道矣此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不去之爲和而不知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
〔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爲聖之和也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
〔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者矣
〔魯齊王氏曰〕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張南軒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未嘗枉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未嘗苟仕此所以異也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見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之爲至也
〔金〕瑯山曰惠之不去惠自有不防於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枉道直道商之何必去父母之邦正見直遂

終不可變直道事人說出三黜根原枉道句設言以見若肯自枉道不必他適也邦不說出父母之邦見容可以免黜意總是望魯從直道振刷有爲不當悅佞惡直言外寓諷諭意細看枉道二句自見僅云下惠不忍去宗國非是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以自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强者莫如齊之景公此子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晏之所深忌也所以進以閒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孔子行承不能用一句

金鄉山曰魯季平子三家攻昭公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當日季氏有費孟氏有郕皆封邑也尼谿視費不足視郕有餘故曰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行卽所謂去齊接淅而行也然孔子之晋齊去齊不在齊之用不用也留齊八年從公於難也接淅之行政昭公薨於乾侯之年從公始終於齊也公薨孔子反魯終不仕於平子之朝蓋知孔子之晋齊去齊非爲景公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

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蔡虛齋曰〕齊不能用孔子又沮魯用之怠已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女樂之受君相與有責焉而記者以爲季桓子受之蓋孔子用魯墮都出甲桓子心忌之久矣故必勸魯君受之郊借隙於隣國內分謗於魯君而陰泄其强國削家之恨故曰桓子受之遂至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而孔子行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金那山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出藏甲志强公室桓子心忌之齊窺見此意故敢於行間桓子亦樂齊有此間明受其餌而不辭是時女樂雖不至孔子逆知其不能有爲於魯使郊而致膰孔子猶行也記者不曰魯君受而曰桓子受微詞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
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
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
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金瑯山曰〕楚狂二字。是通章定案。諷孔子以隱。孔子亦欲與之以
從政。欲字中無限。情。思。一。避。水。冷。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

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返之意
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
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
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辟世。滔滔二句。以
譏夫子。且而二句。以曉子路。
〔東坡蘇氏曰〕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

蔡虛齋曰且而二句許白雲說譏子路然諷孔子意在其中
沈虹野曰誰以易之言舉世皆無道誰人用聽服你與你變亂爲治誰字兼君民在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慶源輔氏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爲治固必有自然之應如其不然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蔡虛齋曰鳥獸二句反其避人之譏有道二句反其滔滔之說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所耦之人亦人也無處非人無處非吾所與之人即欲避之而不可得與字自情之關切言有一體同仁意有道不與易正發出易世深心正爲天下滔滔聖人欲立欲達之心豈忍坐視故欲以道變易之耳欲天下有道則仕亦可不仕亦可何用如此棲棲不舍耶

金瑯山曰沮溺只因天下無道便長往避世孔子正因天下無道却轍環與易憮然以下特自言欲易天下之志寓許多感慨只看沮溺避世却耦而耕離了人如何成得個世界聖人直是此處認得親切未嘗避人何忍避世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年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

〔朱子曰〕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君臣之義本乎天而具乎我道存乎我而行止則繫乎天存乎我者不可廢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卒老於行而終不敢自潔以廢君臣之義義者宜也曰義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爲亦不可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

〔蔡虛齋曰〕不仕無義一句是主下皆申明此句之意長幼之節至廢大倫是說丈人君子之仕三句是明自已君子之仕也言君子欲仕之意也仕不獨君子必君子之仕方爲行義卽如夫子拜下不拜上一節君臣之分凜然足以杜僭竊正名分豈非行義

〔鄒京山曰〕旣云行義又說道不行已知之矣非謂行義不必行道也道行而仕卽君臣之義行道卽不行而君臣之義未嘗一日亡也已知之矣一句蓋不以君舍我而忘君雖不行而猶庶幾也

〔金耶山曰〕君子之仕二句重君子二字不仕無義君臣之義上文已說明此二句正見君子欲仕之意與苟且仕路不同行其義其字見君子將一身擔荷道義不肯旁諉他人雖欲不仕不可得其字須如此看夫子不仕天下亦自有君臣在義何嘗廢但當時只存個空名其實僭竊猾亂無父無君必得夫子出來整頓一番方成個君臣夫子直是擔荷經世一件大事使天下萬世凜然知有君臣之義豈恐潔身避世行字全在夫子轍環天下處看出非必得志大行而後爲行義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蔡虛齋曰〕逸對勞言。彼見時不可爲。但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爲世法所拘。何等逍遥自在。故曰逸民。按此數人。非遯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彼皆以用世爲不可。以出世爲可。是以成其逸。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視天下如一身。未嘗以用世爲不可。遺世爲可。有必不忍爲逸者。故曰我則異於是

〔金耶山曰〕逸民中。亦有三黜不去。端拱南面以君吳。非無位之稱。古註云逸民者。節行超逸也。蓋超然物外。不循常格。無所拘繫之意。不專指隱遯言。故有隱而逸者。有仕而逸者。其心則一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雙峰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輩異。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不是全然忘世底人。

〔蔡虛齋曰〕古史謂夫子言夷齊不怨。以讓國言。不降辱。以去周言盟於心爲志。見於行爲身。非有兩意。先下評語。竊指兩人。想慕無窮。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林次崖曰〕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義意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以亦人之正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乃人之公心。卽義理所在也

〔蔡虛齋曰〕他人降志辱身。人得而降之辱之。惠連只自降其志不求爲伸。自辱其身。不求爲榮。觀三黜不去可見。比之夷齊爲降辱耳。據其所言。不去之意。辭氣雍容。而不枉道之意確然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於此見和而不流。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謂其可取者在此耳。非謂其無他善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淸。淸卽伯夷之淸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蓋當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以放言自廢爲中權。

〔張卓菴曰〕隱居放言是一套事。淸與權。是從隱放內看出。見二子非潔身亂倫者比。廢自是身廢。卽隱居二字。放言。又隱居內一端。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淸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在夷齊必以降志辱身爲不可。而惠連則以爲可。惠連必以隱居放言爲不可。而仲逸則以爲可。是各立一可不可之見於中。所以異於夫子也。

〔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

〔蔡虛齋曰〕夷齊志行天下所知。惠連似和而縱矣。仲逸似隱而僻矣。要皆先有可不可之見於胸中。而夫子獨登其潛德之光如此即可不可偶與諸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金瑯山曰〕聖人非自附於逸民。亦非自別於逸民。只偶爾敘次逸民遺行。見已有不忍自處於逸之意。正惓惓不忘用世處。此必目擊當時沮溺丈人感懷千古。引逸民發論。謂從來高人不乏卓行可風。但我不學他做超世的事。不著可不可兩見。只隨時隨處應之耳。總見逸民遇時不可爲。各以得行其志爲快。聖人欲易無道將身與世看做一體。痛癢切身。如何去逸得。慨歎意在言外。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蔡虛齋曰〕去此之彼爲適。是避地者。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晩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侑食時也

〔朱子曰〕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

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曰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章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蔡氏曰〕一往不反

爲入。是避世者。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金瑯山曰〕遲遲吾行。不脫冕而行。應楚昭之聘。臨河而返。浮海一歎。居夷一欲。惟。夫子。所。以。無。可。無。不。可。也。惟師摯諸人。則竟飄然長往。適者適而入者入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

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

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

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林次崖曰〕大臣不信用則怨。故於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信用也。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若有大故則亦棄之。人不能兼才。各有所長。若求備於一人。則有一得之長者。皆所棄矣。

〔金𤨏山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此道得也夫子之對哀公。亦只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然不可考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

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

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

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

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

哉

〔金𤨏山曰〕周。有。二。字。最重。惟。祖。宗。培。育。深。厚。故能有。之。也。須本周室開氣運說來八士又不可以十亂之外。只據一家言。不必穿鑿生議論。

下論卷之十八終

男佐履編正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顔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十五章

〔新安陳氏曰〕所記五八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

〔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顔曾顔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顔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西山眞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狥有不待思而决也

〔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但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蔡虛齋曰〕世間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安於義命。人道惟喪祭爲根本。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全其本心。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言儘好了。蓋許其爲士也。朱子以爲士分內事。當不止此。故訓曰庶乎其可。以少抑之。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金璵山曰〕士字提起看。末句猶言必。如此方。成其爲士。四者皆立身大節。須在平日用工夫。不然臨時便苟且過去。如何能自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鋭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器量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爲當世輕。

〔朱子曰〕弘之爲寛廣。以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故所以執德有弘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寛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繇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故所以信道者有篤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爲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

〔林次崖曰〕不弘。指片善自足。不以遠大自期者。不篤。知得道理當如是。或以他念雜之。焉能爲有亡。猶言有之無所補。少之無所缺。

〔金璵山曰〕此言不執德不信道的人。無足深責。既執德豈可不弘。既信道豈可不篤。還須克滿此德量。使無毫髮虧欠。還須信得徹底。不爲曲學異端所移。栽能擔荷世道。末二句。正鞭策他向前。非斷其不足爲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朱子曰初學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絶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

齊氏曰拒則大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

蔡虛齋曰君子尊賢二句是述君子交人之道容字矜字皆破子夏一拒字我之大賢以下又以己意辨其拒之之非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是不能拒人見拒之說無論賢不賢皆無一而可以施之於交也雲峰胡氏云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金琊山曰子夏得聖人毋友不如己之意子張得君子厚德載物之意學者取友輔仁當如子夏愼所與大心體物當如子張無不容道並行而不相悖毋徒以二子廣狹分軒輊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莊子曰天下大亂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

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
〔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如佛老楊墨之類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蔡虛齋曰〕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如治國平天下是也此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執御游藝亦何不可爲
〔周海門曰〕此或承無爲小人儒之訓而言也小道即小人儒學問曲謹博聞最是好看却不通大道不爲者正是無爲小人儒也
〔金琊山曰〕小道不是全與道無涉但不可謀王斷國經天緯地傳諸萬世而無弊耳君子雖不絕小道決不爲小道恐其泥吾遠也不爲內防閑甚嚴註楊氏說得之可觀根道字說亦是道之散見處小道不止農圃醫卜凡百家無益於修身治世者皆是說可觀便見不可致遠便不可爲若爲之則旁寄於曲說滋禍於末流害道甚大故
君子愼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與溫故知新意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
〔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月每日言時習以時時言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樂庵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
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爲念
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嘗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
蔡虛齋曰好學全在日月二字上見得凡人都是悠愒時日故無
所知卽有所知又旋忘了人知爲學誠能孜孜汲汲知其所無所
無者既有諸己却又拳拳服膺久而弗失其心無一時一刻不在
學上故曰可謂好學也已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乃汲汲以
求道之意以用功言無忘亦然所亡所能指義理日月二字要看
得圓只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非必以日月計也
周海門曰學者須先識所亡所能是何物日知無忘是如何下手
若終日在知解上盤桓究竟於聖學本領無涉只就尋常日用間
認取體貼舉眼動步皆足證心此卽所謂時習方可謂好學
金瑯山曰學字不可淺看亡是我所未能者自知之而學日進能
卽我所已知者無忘之而失去總之時時體認存養在心上用工
夫無一刻間斷默雷云亡不必作無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作處
最多只爲無操存提醒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
是撿點細密處月無忘便是存養不懈處此亦有理但集註鉄案
仍舊爲是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
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
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
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朱子曰此未是說仁處乃是尋討個求仁門路是爲學工夫未是
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博學是都
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篤

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要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泛泛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泛濫雖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在其中非便是仁而仁在其中干祿直躬章同

〔西山眞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思之也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之功不必泛然馳騖而無補於身心也

〔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勉齋黃氏曰〕集註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爲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爲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爲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嘗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嘗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雖學問思辨之事自有得

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

〔雙峰饒氏曰〕志字要柹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篤志切問近思在後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

〔蔡虛齋曰〕仁者心之德即中庸所謂擇善之善誠身之誠也擇而執之則仁矣此乃擇善工夫方用功去證本體未及固執未能不違乎仁故僅以在中爲言然其功弗措至於純熟則亦與仁爲一矣仁之理本合宇宙爲一源不就萬處理會却無從見一故必博學多其聞見觀其會通又必切問切如刀切物一一剖析開來却又收攝到志思上所學皆用志不分沉篤而不涉獵所思皆不鑿不泛務求此理之至當如此則於吾心之德既有以見其全又有以會其一分明是明善工夫雖未至與仁合一而仁已在其中矣

〔徐勿齋曰〕學與問似在外而實則借外證內志與思則愈斂而內矣看兩而字垂重下面篤志近思乃是眞學問

〔金琊山曰〕仁是心體須用實地工夫收斂向裏面來裁無放逸博學與孟子博學同篤志切問近思正是詳說處這心便不泛濫走作中字正指博學篤志等說非此外另有一仁在中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爲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

〔慶源輔氏曰〕繇朱子之說則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繇於學繇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欲致道而不繇學則心志爲外物所誘遷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所學又不過口耳之習欲致其道則必繇學既曰繇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爲君子之事也

〔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

〔蔡虛齋曰〕致是究極止至之義學力透時即是致道無盡境曰以致其道何日是已致之時學何日能已居肆之工終身豈能離肆

〔金瑯山曰〕此節上段引起下段一直說下重在學上致其道正是學處以字著力不曰至而曰致至則已成了致正有工夫此胡子云前說尤重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爲善

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徐勿齋曰〕須先窮究文過根源。陸象山云。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古人惟貴知過。今各自執己是。被人說破。便僝然百計文飾。到底以此日流於汙下。按好勝一句。說盡小人心事。後世君子。却多犯此病。若不除好勝。自是病根。學問德業。終無長進。

〔金琊山曰〕君子無心得過。有心改過。故常能寡過。小人以私心成過。與無心之過殊。然猶望其改。故亦名過。若必欲文飾。自欺欺人。終身無自新之日矣。所惡於小人者。不在過而在文過。此亦是嗔詬他修省意。天下明知其過。還要欺天下。自心有時難昧。畢竟要瞞自心。方是必字之意。必字內伏許多機詐在。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近就聽其言。若各有異。似乎有三變耳。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嚴則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

〔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人見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金琊山曰〕君子身備中和。容貌辭氣自然。如此三句。須串合看。方見一時氣象流行不測處。變只是變動不拘。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不是儼變爲溫。溫變爲厲。自觀者見他各中其節。故言變。君子只是不失其常。註謝氏說。是溫即在儼中。厲即在溫中。總是一個君子。却一端盡他不得。君子初不自知。只人就望即聽。彷彿其氣象耳。此子夏形容最親切處。却還有形容不能盡處。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

而後可以有爲

慶源輔氏曰信而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也。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矣

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乎。又安有以爲厲謗者乎。

蔡虛齋曰此信字。指人信我說。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最要認君子。指臣說。上有君。下有民。平素當積誠以動君民則勞民諫君無不悅從。不然非厲而以爲厲。非謗而以爲謗。信誠不可一日緩矣

金瑯山曰事上使下。須先信。信只實。心愛民愛君。便是此心自信信得過。便人亦信得過。信在未勞未諫前一段精誠感格上看。未信二句是反語足上意。說到謗厲。不是避勞。與諫正見。信不可緩處。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目小節。且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

梅惠連曰小處若固執。大處反不能不踰閑。如魏顆嫁父妾屈建不薦芰從治命不從亂命。小德出入處。正是大德不踰閑處。

張惟適曰出入仍不離閑內故曰可。可者不執一之意。子夏既言不踰閑則知小德出入處非判然與大德相悖也。

金瑯山曰總要人先立乎其大。意上句說得謹嚴。下句正鞭緊上句不是寬一步說話。出入字從閑字生來。若大德未能不踰閑下便著不得可字。須知出入只對不踰看。猶言不固滯拘謹耳。却非走出在閑外去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雲峰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功夫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故子夏將始卒換本末爲穩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與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

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有始有卒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若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而以門人小子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哉

〔厚齋黄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慶源輔氏〕曰學者所得之淺深如草木之有大有小類各不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

〔蘇潁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農夫之殖草木別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教者未必知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蔡虛齋〕曰兩道字是立教方法兩孰字發明教者之心有始有卒是有始卽有卒惟聖人爲然正以聖人反映門人小子見必當先教以近小以申不可誣之之意一節只是教必因材不可躐施也

〔金邠山〕曰此本末先後始卒等字是眼目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君子之道九句總是說本末是一不是二有末便有本以破子游之見二孰字就教者心上看教有先後之別心無先後之殊草木四句正言教不能無先後處

有始二句見後先一貫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學既足則始及於仕重在兩優字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仕優不學如源伯魯之不悅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或以爲仕有暇則又學學有餘然後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葛屺瞻曰〕仕是治人却是將治已的學問行出去學是治已却不是偏枯不可治世的學問原不外出處只在身心事物上講究

優者所事已完足力尚有餘也學字優字一樣看

〔金琊山曰〕仕學雖並說却無論已仕未仕總離不得這個學故仕優便當學必學優方可仕故范石湖曰終身之間有時而不仕無時而不學也兩優字不同上指暇日下有充裕之意學字兼講求體驗舊只說向誦讀上去非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以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

〔雙峰饒氏曰〕子游乎日考究喪禮豈廢禮而專事哀戚者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

〔張南軒曰〕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過乎哀者也
〔金琊山曰〕而止二字有惟盡乎哀更無別事一切文飾都無用處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蔡虛齋曰〕爲難能是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如尊賢容衆慕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皆是然而未仁是轉語上似揚下似抑未仁雖在上句見然子游語氣自婉轉
〔金琊山曰〕是規切不是譏刺爲難能正是受病處爲字著力有勝人駭俗意未仁卽在爲難內見然而一轉特婉其辭耳未仁非不仁葢一意從事高遠上去近裏著己工夫却疏故曰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與以才言皆自高之意竝猶共也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己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蔡虛齋曰〕重在己難資其輔一邊
〔金琊山曰〕看以友輔仁一謂曾子意主因人資己上然竝字雖兼人己還重惜張一邊堂堂二字無深潛退藏之意故難與爲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葢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强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葢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

所必能自盡者也當此而猶有不能自盡者獨何心哉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人人能如此自盡此言似乎無味

〔楊慈湖曰〕人心卽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昏始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眞實全無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耳

〔金銘石曰〕親喪何以自致天性之愛不可解正眞不容自已處聖人指以示人使自察識其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金瑯山曰〕此述夫子語須體貼未有與必也及乎字皆是感動人的意思自致指良心不必專就致哀說言今人錮蔽日深却未有自致者必到親喪時這良心裁發露出來乎者疑辭使人自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蔡虛齋曰〕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皆可能也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一遵先德終身不改是已與親合爲一心克肖象賢繼志述事所以難能

〔易曦侯曰〕此特就不改見莊子之孝非謂子皆以不改爲孝也善者以不改爲孝不善者又以改爲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宋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大全南軒說是

〔金瑯山曰〕此借孟莊子以戒人子之忘親者皆是述語其他句就孝行說輕帶過只重難能喜新進便棄黜老成作聰明便蔑視成憲莊子不改雖是臣與政可以無改亦其心不忍忘父耳難能重在心之不忍上獻子歷事三君五十年魯稱社稷臣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不改如此此所以謂難也然考莊子父喪方新盟莒伐邾以專横見譏貽親令名謂何聖人節取焉耳其他可能也一句中便有微辭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

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勉齋黄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情則喜矣豈知哀矜勿喜之謂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心何忍使之離而至犯法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

〔陸象山曰〕訟獄得情最難唐虞惟臯陶見道甚明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馬蘇公式敬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此事正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豈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

〔徐勿齋曰〕失道二語正犯法根源哀矜二念又盡道根源得情正得其失道犯法之情人喜則易逸逸則必有過中失正而不自知者不然刑訊之下何求不得

〔雙巖金子曰〕須知在上有道道即法也民不知道故多犯法犯上之法不得遂民之情也道本情之本法者所以傷無情而之有情也得其情非徒得詭慝奸頑之情在得其民散之情則佛士師之法者此得留士師之心者亦此得

〔仝琊山曰〕士師雖在刑獄上盡職須先推究到民散根源必無失道方能無失刑非徒不峻刑而已哀矜之念本失道來其窮可閔其窮又可悲推情至此自是勿喜爲士師者無務得其情而當推上之失其道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

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

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爲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金璐山曰〕要看下流二字。言爲惡皆始於一念不自制。衆惡便相引而來。猶川澤居下。衆水歸之也。註欲人常自警二句宜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勉齋黄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纖毫私累。則諱過而掩匿。不改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晦愈甚矣。豈有日月光瑩之氣象哉。〔蔡虛齋曰〕君子心體無私。堪與日月並懸。故有過亦如日月之食。過是無心偶失。或時勢適窮。皆是總於心體無損。下兩句。正見其如日月之食。方其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或覺悟即改。或事過情遷。人皆欽而仰之。如日月食時。原是浮翳。人皆諒其過。至復明時。心事依舊光明。人皆快覩。故曰如日月之食。〔金璐山曰〕食是日月不能免者。同度同道。直是避不得。君子過亦然。如尉公孔子之過是也。蓋君子原不是過。更只如日月。過了那食的時節。便復還光明本體。皆見皆仰。人皆知其非過耳。與過而能改。

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朱子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的人

蔡虛齋曰焉學一問只見得夫子學識一邊如商羊萍實之類子貢以道言便見得大然亦只淺說方是對公孫語文武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識大識小不過形容道之在人賢者佩服考求而得其大綱常人傳聞習見而得其一端是道之在人各得其偏而夫子却以全收之此所學之大處師字因學字生有學即有師無不學故亦不可以定師目之語意仍歸結在焉不學上

麻孟璿曰焉不學緊對前焉學看公孫朝疑聖人何嘗學子貢直說夫子何嘗不學何嘗師一句正是明焉不學一句蓋學有常師者學於此遺於彼便有學有不學聖人無常師無往而非道無往而不學也下句從上句生不是兩截語亦不是進一步語

金琊山曰師字從學字帶言不宜學師對說問焉學疑夫子生知不須學也說焉不學無常師明夫子終身無適非學也道無小大隨人而在學不泥師隨道而在夫子就文武見道却不離了賢不賢求道就道見文武却又不靠著文武求學此處便見聖人微上徹下學問不專在語言聞見上學字不可說向多學多識須想出會傳歸約即小見大得力處方是聖學子貢此言與聖人我非生知不如丘好學二節相發明不是推尊聖人說話天不變道不變何從墜得時至春秋說不墜不得徑說墜亦不得故曰未墜未宗須玩時講或牽引憲章文武謂子貢與子思之論合或泥朱子無不學無不師之說師學平看或又单指聖人能自得師不照顧學字又或謂無常師是夫子無師皆誤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牆卑室淺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然其入亦自有方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蔡虛齋曰〕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以自己形夫子重在夫子之道高深難知上宮牆二字不平乃宮之牆也牆言其造詣賜之牆夫子之牆只須牆說牆卑故不必入門而見室家之好牆高故不入門則不知宮室之美與宮中所有之富只就宮牆說無一實語喻體也美富影喻禮樂政事必見之真然後言之確今入門者有幾武叔亦宮牆外望之人耳宜其有卑聖人之言也

〔金琊山曰〕武叔見地卑陋難與深言故只將宮牆比喻宗廟百官亦只是影語譽子貢處正是要毀仲尼處却不是真知子貢處子貢晩見用於魯懼吳之强大嘵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所謂賢於仲尼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

知其分量也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喩如宮牆日月之喩可謂切矣夫丘陵雖高日月尚在其上則可踰矣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豈能抑之使卑徒爲自絶於日月而已矣

金瑯山曰因武叔毀仲尼子貢方發出此段議論使萬世益信仲尼日月中天雖百口交毀於聖人何傷無以爲不是教他不要毀聖人直是毀不得其地位甚高遠你毀亦說他不著日月句有指示他洞然心目何不睹見之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勉齋黃氏曰言君子一言當即成其爲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爲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况之言失之不知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爲猶可攝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爲非可攝階梯而升也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非但言其高也一章通重不可及之意此二句已極摹其德之不可及下就作用言之正如堯之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

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謂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化之不可為者言也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然亦明所謂不可階而升以曉子禽非別一意

〔瞿崑湖曰〕通章重夫子不可及上天德不可形容即生物而見造化之妙聖德不可形容即感人而見神化之速蓋聖人與天一也集註程子說得之

〔袁坤儀曰〕上言不可及下言如之何可及下節正發明上節勿作兩樣看感應神速正見化不可為處

〔管東溟曰〕聖人分量亦別有具聖人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至聖故子貢又推及夫子得邦家以究其用如此

〔金瑯山曰〕為恭照上二章勿泛君子即指言者美大都有階級可及化神如何可及猶天不是說高天體化神何處可尋階級正是曲為摹擬而不得所謂云云是借古語以擬夫子之神化生榮見有夫子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何榮如之死哀見無夫子而天下即不立不行不來不和何哀如之四斯字兩也字正起下如之何其句與不可及也緊相呼應

下論卷之十九終

男佐臨編正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也戒之也

〔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雙峯饒氏曰〕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方是守。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甚活。

〔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咨字。因四海困窮二句而發。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

〔朱子曰〕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新安倪氏曰〕執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

〔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

〔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金琊山曰〕曆數句是遺大投艱意執中工夫雖在心運用却在事執字須活看困窮二句不過反言足上意正見不可不執中處從來舜命禹亦只這個中總見中的道理不容一毫增減看他三聖相授處中以外無別說蓋別說不得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朱子曰〕中只是恰好道理允是真個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細道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恐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後面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個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個雖是所聞所記說得不同却只是一個道理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

〔蔡虛齋曰〕記者不增一字正見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是一個執中

精神全在亦字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朱子曰〕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點撿數過。人之有善己在帝心。人之有惡。己在帝心。

〔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己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也。

〔蔡虛齋曰〕此湯既放桀述其初告天伐桀之辭以告諸侯簡在帝心以上。重命討上。以下重自責。有罪於天者不敢赦。有德之臣。不敢蔽而不舉。以其簡閱於帝心。蔽則違天之心也。此見命討皆奉乎天而不敢私。己有罪固與萬方無與。萬方有罪。由一人教之不豫處之失宜。罪在朕躬。此見以天下任之己而不敢諉。

〔丘瓊山曰〕予小子節。皆克夏後語。不敢赦以上。述初請命之辭。帝臣以下。輯寧邦家之辭。皆見奉天綏民。無敢怠遑意。朕躬有罪一段只見責己。未嘗責人。專重罪在朕躬上。帝臣二句即湯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二句意。天下賢人雖不止有莘。伊尹尤最著者耳。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蔡虛齋曰言周大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惟善人是富而已。紂爲天下逋逃主。小人得志。善人不得吐氣。武王此舉。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反紂之舊也。

金琊山曰大賚五節。記者零碎收拾。槩指出武王當日事實。或舉其槩。或述其事。句句須見反商政。政由舊意。大賚非專說散財發粟。凡列爵分上皆是。善人指有功者言。雖有周親四句。皆武王誓師語。周親蔡傳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可恃。百姓二句。須想見武王毅然天下已任。直欲人人得所。同歸於善意。與湯罪己意同。權量三節。件件與民更始。皆是順天綏民處。凡法之所設與法之所變。皆有斟酌在。三者皆政之綱。承上言四方之政。自此次第舉行。不指效驗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者天下人心同然。故心悅誠服如此。重武王能使天下歸心上。書武成本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引書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重字。總見立人紀厚風俗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南軒張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

蔡虛齋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今將與仁人共治天下。俾人人寡過乃可。若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與湯同意。與書註迥別。此見武王任天下之心。非民因華。皆因此起。蓋誓師之辭也。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蔡虛齋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要通於官民。然紂時必取民過制。謹之重在上邊。凡以上御下之式。俱謂之法。其中細微節目。爲度審者斟酌其因革損益而協於當也。脩字照廢字言。非脩飭之脩。紂有廢而不舉之官。故

脩舉之有治法又有治人故政行於四方無阻隔說在外與天下歸心一例非以謹量等就是四方之政行也

〔焦漪園曰〕謹權量等事紀綱何等嚴肅興滅國等事恩澤何等浩大王者一統規模太和景象備見於此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雙峯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綱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蔡虛齋曰〕興滅繼絕朱註合解耳實非一事興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搜訪尋出一個來封爲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挨豎他起來便重膺封爵以承先緒若合二爲一則集註三者二字說不去舉逸民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不可汎說滅國絕世必其先世有功德於民民所欲興欲滅逸民可以長民民所欲舉一如所願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金璐山曰〕帝王事事從民起見食喪祭尤最切民生日用故特重之蓋治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當日休息氣象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

篇亦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雲峯胡氏〕曰帝王之道不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寛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

〔蔡虛齋〕曰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寛信敏公如應用而形四者典謨訓誥所不載記者見得上數節內已有此意故揭此以結之見帝王之道有所合也得衆人任等作現成看重寛信敏公上

〔周鹿溪〕曰四句須想出帝王相傳之要猶云寛則然不寛則未必然下三句皆是此意皆是從心上做惕而治法在其中非專屬武王一人說集註云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蓋未詳此節是總結通章說承上文武王而言耳

〔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郝京山〕曰堯曰以下數語虞書不載或云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古文尚書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別增人心惟危等語儗後人補緝曆數紀年代世系也古帝王受命首年須朔易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帝嚳序三辰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皆曆數也在爾躬明不在乎他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合顯微內外貫天人爲一惟此能軫念四海之困窮爲能享天祿以長終即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三句意曰予以下述湯伐桀告諸侯之辭與今孔書小異大賚封賞也周頌賚之序曰大封于廟是也周道忠厚故德主善周親至厚之親忠信曰周周雖侑親不仁雖親必黜仁人非親亦用如管蔡誅微箕封之類

〔金鄒山〕曰寛信敏公四項不見於典謨訓誥但上數節皆有此意此節只槩論帝王之道舉不外此以垂訓後世耳存疑云此必夫子所常言記者綴於此以盡

此章所叙之意存疑說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矣

〔朱子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於問政及之蓋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此吝字說得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人君爲政大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

〔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便遵承若不先告戒猝然責他成就卽是暴慢令於前一時却去緊他是慢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楊氏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爲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爲善在爲上則爲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

〔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

能專决柔惡也吝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
故特舉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蔡虛齋曰〕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惠勞等非美不費等方是
美利即惠也利自在民而我因之如因生於天而養於地因制於
人因民自有之利而成就之故不費擇可勞美在擇字主意原不
在勞而亦有可勞者如三農有隙時之可一勞永逸理之可勞民
忘其勞故不怨仁就政上說亦根心來欲仁是我心欲立達天下
得仁是果於天下有濟愈欲愈公又焉貪無衆寡以待人言無小
大以應事言皆以敬心處之則鎮定凝一凡所應接舉得其道自
無忙迫而有安舒自得之意泰生於敬非侈肆也夫何驕正衣冠
尊瞻視所謂莊以涖之人自然生畏乃德威之畏非作聲色以畏
服民心也夫何猛不素教之以善而殺其不善謂之虐凡聽令興
作未嘗戒以速成而速考其成則為暴或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
期以急於後是慢民而必刑之謂之賊總之以物與人而於出此
納彼之際遲疑吝嗇不亟於與此在有司為上守財施予不得自
由故可吝從政者下同有司則招怨隳功甚非所宜是亦一惡也
〔王侗庵曰〕樹美務滋去惡務盡尊屏二字須說得鄭重叙五美不
言所以尊尊即在美內理會叙四惡不言所以屏屏即在惡內理

會美則與治同道惡則與亂同事
〔鄒嶧山曰〕上節言五美之目下節言五美之實惠勞等俱是政美
從不費等上見
〔吳省庵曰〕惠勞之美是加於民物者無所累於上欲泰威之美是
出於身心者無所愧於下須知出身加民皆本諸心非可分兩截
〔王芳洲曰〕非直屏其虐與暴與賊尤核其所與要在猶之二字闡
發隱含下意如弓矢之貺車服之庸緩急疾徐猶之乎與人也竟
不得以愛惜名器之心於此而別參一念
〔金瑯山曰〕記者以此附前章之後見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
符節尊屏皆心上工夫從源頭處理會不在出身加民時整頓五
美曰尊見奉若典型必欲出乎身四惡曰屏見視如荼毒不使加
乎民此中得失間不容髮關繫天下治亂甚大不可不慎因民間
所自有的為之經畫料理使民受無窮之利不費公帑利之所在
即是惠不費全在因字內看出欲即欲立欲達欲字從吾心萬物
一體之念而起原非歆羨於外隨欲隨得特與吾源頭萬物一體
意思適協耳即仁恩遍及本體未嘗增分毫何貪之有御一人忽
一事此心便覺不安便饒然如不終日惟件件處得恰好俯仰不
愧不怍何等泰然泰全是主敬內一段從容光景故不驕正衣冠

尊瞻視即恂慄見於威儀者不宜淺看就人之望而畏處即是威此與仁守莊涖一例自不至於猛也或云惟正斯尊重上一句誤易家人傳云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正是此意爲政者欲民善當素教之不教而殺雖殺當其罪猶虐也不戒與慢令相似但不戒是無令全不告戒要立視成其功急遽無漸故爲暴慢令是明明有令却出之延緩要刻期取必有心誤人故爲賊出納之吝不獨傷爲政大體并無以激勸忠義此一惡最害事猶之與人言均是要與他的先與固是與即延至後亦是一般要與何不速與之乃出納之際吝惜不果便似有司爲國守財而不敢專必至沮功怠善與怨生疑故皆謂之惡或因前章遂有牽入道心人心貼美惡或云四惡與寛信敏公相反或云尊屏非兩心尊即有屏屏即爲尊皆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令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

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輔氏曰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爲君子

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然者可得而爲矣禮所以撿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皆學者所當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身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已未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已

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

雲峰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篇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

金那山曰此學問道德之要總括二十篇大指聖人承天設教化民成俗立言垂訓皆備於此三知只一知全不說知的得力處止說不知的受病處三無以語氣最緊切見得裁不知便處處隔蔽身心便沒處安頓正儆醒人求知意程朱及蒙引存疑主孔註命字單指氣數說煩惑後學葛屺瞻首節爲至命次節爲盡命末節爲窮理尤割裂害道必不可從或以命字貫下二節重知命上亦非

男師編正

下論卷之二十終

享和壬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